

人鏡類纂



人

位

題

卷

一



人鏡類纂卷三十四

江夏程之楨維周韓

受業夏耀奎勸訂
男 景勳 校字

性情各有不同

覽奕能解怒

官苛忘文案
讀碑

肥而癡瘦而
狂

世說補李納性辨急酷向奕棋每下子安詳極於寬緩
有時躁怒家人輩則密以棋具陳於前納觀便欣然改
容取子布算都忘其志 翰苑新書孫何爲荆浙轉運
使頗苛察吏患之乃求古碑字磨滅者揭之館中何至
則讀其碑辨識文字以爪搔髮往往至暮不復省錄文
案 宋史何字漢公蔡州汝陽人

南史齊沈昭畧傳字茂隆性狂儁逢王景文子約張目
視之曰汝是王約邪何乃肥而癡約曰汝沈昭畧邪何
乃瘦而狂昭畧撫掌大笑曰瘦已勝肥狂又勝癡奈何
王約奈汝癡何 世說庾公造周伯仁伯仁曰君何所

性情各有不同

憂喜肥瘦

欣悅而忽肥庾曰君何所憂慘而忽瘦伯仁曰吾無所憂直是清虛日來滓穢日去耳

一談世利一談幽隱

明敖英東谷贅言曹月川洛中名儒也里中常有二叟訪之一叟劇談世利紛華一叟畧談尋幽弔古月川評之曰一叟胸襟是黑風暗月一叟胸襟是青山白雲

魏志衛臻傳字公振陳留襄邑人也父茲有大節注云茲字子許弱冠與同郡周文生俱稱盛德郭林宗與二人共至市子許買物隨價售直文生嘗呵減價乃取林

宗曰子許少欲而文生多情此二人非徒兄弟乃父子也言相去遠如此也

買物隨價一請價

南史齊王思遠傳髮從父弟也都水使者季珪之常曰見王思遠終日匡坐不妄言笑簪帽衣領無不整潔便

言動一謹慎疎放

憶邱明士見明士蓬頭散帶終日酣醉吐論縱橫唐突卿宰便復憶見思遠言其兩反也南史陳周宏正傳宏正醜而不陋吃而能談誥諧似優剛腸似直

宏正醜而不陋吃而能談誥諧似優剛腸似直

地 小夫置人死

同 爲官先後不

履 一好財一好

性情融和嚴
厲不同

唐書皇甫湜嘗爲蜂螫指購小兒斂蜂擣取其液一日
命其子錄詩一字誤詎躍呼杖杖未至嚙其背血流
唐陸鴻漸探越江茶使小奴看焙奴失睡茶焦灼鴻漸
怒以鐵繩縛奴投之水中

晉書顧榮傳齊王冏以爲中書侍郎在職不復飲酒人
或問之曰何前醉而後醒也 晉中興書王遜爲廣州
刺史民人謁者多使作金刺通名妻詰之曰何先清而
後濁也

晉書阮孚傳初祖約性好財孚性好屐同是累而未判
其得失有詣約見正料財物客至屏當不盡餘兩小籠
以著背後傾身障之意未能平或有詣阮正見自蠟屐
因自歎曰未知一生當著幾量屐神色閑暢勝負始分
明陳選遷河南副使員韜父子皆持操甚潔而員韜
量能容物選務克己因自號克菴遇物亦稍峻人謂員
韜德性四時皆備選得其秋焉

性情各有不同

車柱撞人

奮手不顧

馬癖

松風

回面避女妓

一好客一不

世說謝太傅於東甌行小人引甌或遲或速或停或待又放甌縱橫撞人觸岸公初不呵譴曾送兒征西葬還日暮雨駛小人皆醉不可處分公乃於車中手取車柱撞馭人聲色俱厲魏志鍾繇傳注鍾皓字季明爲司徒掾公出道路泥濘導從惡其相灑去公車絕遠公推軾言司徒今日爲獨行耳還府向閣鈴下不扶令揖掾屬公奮手不顧

晉書杜預傳王濟解相馬又甚愛之和嶠頗聚斂預嘗稱濟有馬癖嶠有錢癖梁書陶宏景傳特愛松風每聞其聲欣然爲樂

南史王琨傳大明中尚書僕射顏師伯設女樂琨時爲度支尚書夢琨同聽傳酒行次皆悉內妓琨以男女無親投傳行每至令置牀上回面避之然後取畢又如此坐上皆撫手嗤笑石林燕語蔡魯公喜接賓客終日酬酢不倦蔡元度稟氣弱畏見賓客每不得已再見則

好客

以啜茶多退必嘔吐嘗云家兄一日無客則病某一日接客則病

嗜好

嗜食瘡痂

宋書劉穆之傳孫邕嗜食瘡痂以為味似鰾魚嘗詣孟靈休靈休先患炙瘡瘡痂落牀上因取食之靈休大驚邕曰性之所嗜靈休瘡痂未落者悉捃取以餽邕南康國史二百許人不問有罪無罪遞互與鞭鞭瘡痂常以給膳負暄雜錄長慶末權長孺流滯廣陵將赴闕奉

嗜食指爪

公餞飲有狂生蔣傳言長孺有嗜爪之癖乃於健步及諸鋪保處得爪甚多洗濯既清以紙裹候長孺酒酣進獻長孺欣然餘涎流吻連撮啖之

愛作水

東坡集愛玉女洞中水恐後復取而為使者所給因剖竹為契使寺僧藏其一以為往來之信遂戲謂之調水符

拜石為兄

宋史米芾傳字元章吳人知無為軍無為州治有巨石狀奇醜芾見大喜曰此足以當吾拜具衣冠拜之

好茶好酒

善烹茶

嗜茶

不嗜茶

酒狂

睡仙

呼之為兄

全唐詩話豐城毛炳好學不能自給入廬山與諸生曲講藏鏹即以市酒盡醉時彭會好茶而炳好酒或嘲之云彭生作賦茶三片毛氏傳詩酒半斤清異錄吳僧文了善烹茶荆南高保勉父子目為乳妖

清異錄皮光業最耽茗事一日中表請嘗新出筵具殊豐簪紱叢集纔至未顧樽罍而呼茶甚急徑進一巨甌題詩曰未見甘心氏先迎苦口師眾喙曰此師固清高而難以療飢也清異錄符昭遠性不喜茶強以一杯則終日不食終夜不寢嘗為御史同列會茶昭遠歎曰人凡有啜哺皆以甘為上此物面目嚴冷了無和美之態可謂冷面草也

漢書蓋寬饒傳字次公魏郡人也平恩侯許伯大第丞相御史將軍中二千石皆賀寬饒曰無多酌我我酒酒狂丞相魏侯笑曰次公醒而狂何必酒也齊東野語

談論忘食冷

食冷復溫之

有笑疾

有潔癖

以瓜戰為戲

善對鏡

好硯

杜牧有睡癖夏侯隱號睡仙

晉書孫盛傳字安國太原中都人盛嘗詣殷浩談論對

食奮擲塵尾毛悉落飯中食冷而復煖者數四至暮忘

冷竟不言由是遂知名 陳留舊傳季充在鄧將軍

坐鄧設炙肉充挾箸以噉炙冷復命溫之及溫而後食

宋史扈蒙傳字日用幽州人蒙性沈厚不言人是非好

釋典不喜殺緇紳稱善人有笑疾雖上前不自禁 宋

史米芾傳有潔癖世謂水淫任太常奉祀太廟洗去祭

服燥火坐是被黜

清異錄吳越稱書上瓜錢氏子弟逃暑取一瓜各言子

之的數言定剖觀負者張宴謂之瓜戰 清異錄王希

默簡淡無他好惟以對鏡為娛居長洲結親友之蓄異

鏡者數人間日會聚樂飲各出鏡傳玩評品抵掌極歡

而罷鄉人目曰鏡社

南昌陳省躬好硯成癖晚得一枚腹有四眼徐鉉名之

嗜墨丸

不食鹽醋

嗜飲食無病

嗜食葱餅

女子月

曰方相氏省躬以近凶不用自號為仙翁硯蓋取道家
四目老翁之說 春渚紀聞 晁季一貫之牛無他嗜獨
見墨丸喜動眉宇其所製銘曰 晁季一寄寂堂造者不
減潘陳

葆光錄 盧相邁不食鹽醋同列問之足下不食鹽醋何
堪邁笑而答曰足下終日食鹽醋復又何堪矣 晉書
孔羣傳性嗜酒王導嘗戒之曰卿恒飲不見酒家覆瓿
布日月久糜爛邪答曰公不見肉糟淹更堪久邪

語林 徐晦嗜飲沈傳師善食恒無患楊嗣復戲云徐家
肺沈家脾真安穩耶 唐侯思止 武后朝因告哥王謀
叛擢遊擊將軍食籠餅必縮葱加肉時號縮葱侍郎按
唐書思止雍州醴泉人

五代史 前蜀世家王衍字化源許州舞陽人也好帶大
帽每微服出游民間民間以大帽識之因令國中皆戴
大帽又好裹尖巾其狀如錐 北史 周熊安生傳字植

好茶

強人飲酒

嗜好

墨癖

之長樂阜城人也同郡宗道暉好著高翅帽大履州將
初臨輒服以謁見仰頭舉肘拜於履上齊任城王渚鞭
之復躡履而去冀州人爲之語曰顯公鍾宗公鼓宗道
暉履李洛姬肚謂之四大顯公沙門也宋公德安太守
也洛姬婦人也

世說王濛好飲茶人至輒命飲之士大夫皆患之每欲
往候必云今日有水厄 清異錄單天粹性耽酒日延
親朋強以巨觥多致狼狽時戲語曰單家酒筵乃觥籌
獄也

吳越錢仁傑酷好插花人號花精 馮長庚橋暗記道
士陳洪範生平於琴書外偏有橘癖酷嗜橘林又多種
橘

僧德洪題跋司馬君實無所嗜好獨畜墨數百爾或以
爲言君實曰吾欲子孫知吾所用此物何爲也達道之
畜書其亦司馬之墨癖也 鄰後雜志蘇才翁嘗與蔡

鬥茶

好茶

愛香

家武藝而
偏文人笑

君謨鬪茶蔡用惠山泉蘇茶少劣改用竹瀝水煎遂能
取勝

洛陽伽藍記給事中劉縞暮王肅之風專習茗飲彭城
王謂縞曰卿不慕王侯八珍專好蒼頭水厄海上有逐
臭之夫里內有效蠶之婦子其是也 襄陽記劉季和
性愛香常上厠還過香爐上主簿張坦笑之季和曰荀
令君坐處三日香謂我何如坦曰古有美婦患心病而
捧心顰眉見者以為好鄰之醜婦法之見者走公欲使
子走耶

舊唐書竇威傳字文蔚岐州平陸人家世勳貴諸昆弟
並尚武藝而威耽玩史介蒸自守諸兄晒之謂為書癡
舊唐書李靖傳弟客師性好獵從禽無暫息有別業
在昆明池鳥獸皆識之每出鳥鵲隨逐而噪人謂之鳥

賊

好奇

好潔

畿人衣服

衣履各效古
人

異服

愛錢

愛子孫

胸中能見物

說苑齊林既者衣章朝景公公曰何服小人衣邪林既曰衣狗裘者不必狗吠服羊裘者不必羊鳴今君衣狐者能狐乎 老學菴筆記翟者年字伯壽能清言工篆及八分申服一如唐人自名唐裝一日往見許顛彥周彥周鬢髻著犢鼻禪躡高屐出迎徐曰吾嘗裝也

拾遺記漢末羽山之民獻赤布梁冀製為衣謂之丹衣

南史宋王華傳字子陵琅邪臨沂人張邵白服登城為華所糾坐徵

雷異錄何子華邀客於剖金堂慶新橙酒半出陸鴻漸像子華因言前世感駿逸者為馬癖泥貫索者為錢癖耽於子息者為譽兒癖耽於褒貶者為左傳癖若此叟者溺於茗事將何以名其癖楊粹仲曰草中之甘無出茶上者宜曰陸氏為甘草癖 梁書蕭琛傳琛嘗言少壯時好音律書酒年長以來二事都廢惟書籍不衰

晉書百坦傳字洪孫北海劇人能閭中取物如畫無差

好奇 好潔 六

睡時可行路

惡近婦人

不願娶婦逃婚

異服人爭效之

好潔喜洗滌

愛石

續仙傳夏侯隱每登山渡水閉目美睡而步不蹉跌
周書蕭管傳不好聲色尤惡見婦人雖相去數步遙聞
其臭經御婦人之衣不復更著 魏書夏侯道遷傳譙
國人不願取婦及至婚日求覓不知所在於後訪問乃
云逃入益州

北史隋宇文述傳素好著奇炫耀時人雲定興為製馬
鞞於後角上缺方三寸以露白色世輕薄者率倣學之
謂為許公缺勢 又述遇天寒雲定興曰入內宿衛必
當耳冷述曰然乃製袂頭巾令深窄耳人又學之名為
許公栢勢述封許國公 清異錄韓熙載在江南造輕
紗帽匠帽者謂為韓君輕格

南史梁何休之傳字士威廬江灑人性好潔一日之中
洗滌者十餘過猶恨不足時人稱為水淫 雲林石譜
袁州五侯嶺嶺上四旁皆山石玲瓏奇怪萬狀臨江土
人魯子明有石癖嘗親訪其處以魚舟載歸蒲灘列置

好潔惡客汚

好潔各不同

服飾奇樣

衣履新樣人爭效之

所居

南齊書王思遠傳琅邪臨沂人立身簡潔賓客來通輒使人先密覘視衣服垢穢方便不前形儀新楚乃與促膝雖然及去之後猶令二人交帚拂其坐處 宋書庾炳之傳性好潔士大夫造之者去未出戶輒令人拭席洗牀時陳郡殷冲亦好淨小史非淨者新衣不得近左右士大夫小不整潔每容接之炳之潔反是冲每以此譏焉

舊唐書裴冕傳字章甫河中河東人冕性本侈靡白劄巾子其狀新奇而肆因而效之呼為僕射樣 宋書五行志明帝初司徒建安王休仁統軍赭圻制烏紗帽反抽帽裙民間謂之司徒狀京邑翕然相尚

魏書王遵業傳太原晉陽人嘗著穿角履好事者多毀新履以學之 南齊書王儉傳字仲寶琅邪臨沂人作解散髻斜插幘簪朝野慕之相與放傲

冠製不正

酒器惡公同
入名改之

不好潔

食量大

有癖癖

漢書五行志昭帝時昌邑王賀遣中大夫之長安多治
仄注冠以賜大臣又以冠奴劉向以為近服妖也注云
仄古側字也謂之側注者言形側立而下注也事始
唐元和後酌酒用注子其形若蠶而蓋嘴柄具太和後
中官惡其名同鄭注乃去柄安系若瓶而小目之曰偏
提

爾史梁陰子春傳字幼文武威姑臧人也子春雖無他
才行臨人以廉潔稱閨門混雜而身服垢汚腳數年一
洗言每洗則失財敗事云在梁州以洗足致梁州敗
明史王恕傳字宗貴三原人卒年九十三平居食噉兼
人卒之日小減閉戶獨坐忽有聲若雷白氣瀾漫觀之
瞑矣

爾史梁何佟之傳遂安令劉澄為性彌潔在縣掃拂郭
邑路無橫草水剪蟲穢百姓不堪命坐免官爾史宋
謝俗傳字景仁陳郡陽夏人性矜嚴整潔居宇淨麗每

唾輒唾左右人衣事畢即聽一日澣濯每欲唾左右爭
來受之

任俠

諫不可不用

率徒滅家

列子虞氏者梁之富民也家既充盛錢金無量財貨無
貲登高樓臨大路設樂陳酒擊博樓上俠客相隨而行
樓上博者大笑為飛適墜其腐鼠而中之俠客曰虞氏
福樂之日久矣常有輕易人之志乃辱我以腐鼠率徒
屬而滅其家淮南子北楚有任俠者其子孫數止之
不聽縣有賊大搜其廬事果發覺夜驚而走追及之其
所施德者皆為之戰得免反謂其子曰汝數止吾俠今
有難皆賴而身免汝諫不可用也

戰國策韓傑嚴遂事於君二人相害嚴遂正議直指舉
韓傑之過傑拔劍趨之嚴遂懼誅亡去求人可以報韓
傑者至齊陰交聶政以意厚之政母死既葬除服曰嗟
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之屬而嚴仲子不遠千里枉車

孟入刺傷

拔劍斬蛟

田賜而死

自刎而亡

騎而交臣舉金為親壽是深知政也至濮陽見嚴仲子
曰前所以不許子者徒以親在今親已亡仲子所欲報
者為誰嚴仲子具告曰臣之讐韓儁政遂獨行仗劍至
韓直入刺儁走而抱哀侯政刺之兼中哀侯左右大
亂〔為〕畫荆有飲飛者得寶劍於子遂還涉江至中流
陽侯之波而蛟夾繞其船飲飛勃然曰此江中之腐肉
朽骨棄劍而已余奚愛焉拔劍赴江刺蛟殺之荆主聞
之仕以執珪

聶政者軼深井里人也為嚴仲子報讐刺殺韓相俠累
因自皮面決眼自瘖出賜以死〔史記〕太子送至門戒
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之大事願先生勿泄也尤免
而笑曰諾僕行見荆卿道太子言願足下過太子宮荆
卿曰謹奉教田光曰吾聞長者為行不使人疑之今太
子告光曰願先生勿泄是疑光也遂自刎而死
〔史記〕漢甯成抵罪得脫乃詐刻侍出關歸家稱曰仕不

志奮寧成

購求季布

交倭任俠

為人報讐

招致任俠

士爭致死

至二千石賈不至千萬安可比人乎乃貰貸買陂田千餘頃役使數十家數年產至千金為任俠其役民重于郡守漢書季布為任俠有名項籍使將兵數窘漢王項籍滅高祖購求布千金敢匿罪三族布匿濮陽周氏乃髡鉗布衣褐置廣柳車中

袁盜家居劇孟嘗過盜盜厚待之人謂盜曰孟博徒也將軍何日通之盜曰孟急人之急造其門不以親為解

魚豢典署徐福字元直好任俠擊劍中平末常為人報讐為吏所得問其姓氏閉口不言

太史公曰吾嘗過薛其俗閭里多暴傑子弟與鄒魯殊問其故曰孟嘗君招致天下任俠奸人入薛中蓋六萬家矣季布弟季心氣蓋關中遇人恭謹為任俠方數千里士爭致死

漢書劇孟以俠顯吳楚反時條侯為太尉乘傳東將至河南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劇孟吾知其無

非我莫能

借友報讐

漆身吞炭

兩人食生畜
賭豪

豪俠得名

取人勇力訂

劍光集卷三

能為也 又郭解字翁伯河內軹人解父任俠孝文時

誅死解為人靜悍陰賊不飲酒少藏亡命作奸剽攻劫

鑄錢掘塚所殺甚眾及長能以軀借友報讐

吏記刺客傳豫讓漆身為厲吞炭為啞遁於山中曰嗟

乎士為知己者死女為悅己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必為

報讐以報智伯則吾魂魄不愧矣 朝野僉載貞觀中

恒州有彭闡高贛二人鬪豪時於大酺場上兩朋競勝

闡活捉一豚從頭齧至項放之地上仍走贛取貓兒從

尾食之腸肚俱盡仍鳴喚不止闡於是乎帖然心伏

漢書游俠傳萬章字子夏長安人也長安熾盛街閭各

有豪俠章在城西柳市號曰城西萬子夏 後漢書戴

良傳曾祖父遵字子高家富好給施尚俠氣食客常三

四百人時人為之語曰關東大豪戴子高

隋書列女傳劉昶子居士任俠不遵法度取公卿子弟

臂力雄健者輒將至家以車輪括其頸而捧之殆死能

勇能殺我

刺客見善人
不忍害

不屈者稱為壯士釋而與交 唐書薛舉傳蘭州金城

人容貌魁岸武敢善射殖產巨萬好結納遊豪為長隴

五代史周本紀太祖郭威嘗遊於市而有屠者常以勇

服其市人感懼呼屠者使進几割肉割不如法叱之屠

者披其腹示之曰爾勇者能殺我乎威即前取刀刺殺

之一市皆驚威頗自如 史記淮陰侯傳項王暗噤叱

咤千人皆廢汪云發伏也

五代史長從簡傳陳州人也許州富人有玉帶欲之而

不可得遣二卒夜入其家殺而取之卒夜踰垣隱木間

見其夫婦相待如賓卒歎曰吾公欲奪其寶而害斯人

吾必不免因躍出而告之使其速以帶獻遂踰垣而去

後漢書崔琦傳字子璋涿郡安平人冀行多不軌琦

乃作外戚箴冀遂令刺客陰求殺之客見琦耕於陌上

懷書一卷息輒偃而咏之客哀其志以實告琦曰將軍

令吾要子今見君賢者情懷忍忍可亟自逃吾亦於此

僕客代正人
飲酒欲擊諸
惡少

俠士代人賭
博大勝

刺客不忍害

亡矣注忍忍猶不忍也

唐書胡証傳字啓中河東人証旅力絕人晉公裴度未
顯時羸服私飲爲武士所窘証聞突入坐客上引觥三
酬客皆失色因取鐵燈檠枝葉檠合其跗橫膝上謂
客曰我欲爲酒令飲不酬者以此擊之衆唯唯証一飲
輒數升次授客客流離盤杓不能盡証欲擊之諸惡少
叩頭請去証悉驅出故時人稱其俠 晉書袁耽傳字
彥道陳郡陽夏人淑儻不羈桓温少時游於博徒資座
俱盡尙書負進欲求濟於耽而耽在艱試以圭焉耽畧
無難色遂變服懷布帽隨温與債主戲耽素有藝名債
者聞之而不相識謂之曰卿當不辨作袁彥道也遂就
局十萬一擲直上百萬耽投馬叫絕探布帽擲地曰竟
識袁彥道不其遁脫若此

鶴林玉露苗劉之亂張魏公一夕獨坐忽一人持刀立
燭後公知爲刺客徐問曰豈非苗傅劉正彥遣汝來殺

忠義

懷客真偽

平易近人

飲酒說話醒
即忘之

客見主睡容

我乎曰我亦知書宜肯為賊用 况公忠義如此豈忍害
 公恐公防閑不嚴有繼至者故來相告爾問其姓名俛
 而不答公後嘗於河北物色之不可得此又賢於鉏麋
 矣孰謂世間無奇男子乎 唐書劉從諫傳 甄戈者頗
 任俠從諫厚給郵坐上座自稱荆卿從諫與定州成將
 有嫌命戈取之因為逆旅上謁招飲三日乘間斬其首
 它日又使取讐人乃引不逞者十餘輩劫之從諫不悅
 號偽荆卿

曠達

唐書鄭琴傳 天性和樂與人交持一心未嘗變節不為
 崖岸靳絕之行 廣輿記 徐中行字子輿賦性亢爽不
 喜道人過酒間塊壘有觸而發醒都忘之 明史 中行
 長興人

梁郊私語 紹興間有海鹽丞簡傲不羈嘗謁一鄉大夫
 主人偶遲遲而出丞故好睡比主人出則已鼾聲如雷

亦睡脫畧之至

晝睡

達人不諱死

疎狂異服

對客睡鼻息如雷

主人不在家

矣主人以客睡不敢呼亦復就睡及丞覺亦以主睡不敢呼更復就睡如初至日沒丞起而去竟不交一言趙子固為作圖紀其說於上曰此二人大有華胥風氣東南紀聞陳搏隱於睡馮翊羽士寇朝一得睡之大畧劉垂範聞其薨歎曰寇先生睡有樂乃華胥調或曰既有曲譜記如何曰混沌睡譜

見聞錄肅廟朝徐縉講論語曾子有疾章空鳥之將死四句既而有御札下內閣云今日講書足見講官忠愛但死生常理耳何必諱明目還補進來上之英明特達如此南史梁宗室蕭昱傳字子真少而狂狷不拘禮度異服危冠交遊冗雜

冷齋夜話范堯夫謫居永州閉門人稀識面客若欲見者或出則問寒暄而已僮榻榻與枕於是揖客解帶對臥良久鼻息如雷霆客自度未可起亦熟睡睡覺常及暮而去襄陽司馬德操嘗詣龐德公值其渡沔上



答呼食

曠放飲酒

脫畧不好衣
食

蓬人呼貓

獨立龍首

秋夜待潮對
月獨酌客來
不與話酒盡
客散去

先人慕德操竟入其室呼德公妻子使速作黍

遂史耶律和尙傳字特抹雅有美行數以財恤親友人

皆愛重然嗜酒不事事以故不獲柄用或以爲言答曰

吾非不知顧人生如風燈石火不飲將何爲晚年沈湎

尤甚人稱爲酒仙云 周書柳蚪傳字仲蟠解人也遷

秘書監加車騎大將軍蚪脫畧人間不事小節弊衣疏

食未嘗改操人或譏之蚪曰衣不過適體食不過充飢

孜孜營求徒勞思慮耳

采史郭忠恕傳多遊岐雍京洛間縱酒斲馳逢人輒呼

貓有佳山水卽淹留不能去 齊東野語甄雲脚字龍

友競度日着彩衣立龍首自歌所作思遠樓前之詞

類書慎伯筠秋夜待潮於錢塘江上露坐設大酒尊對

月獨飲顧子敦遇之亦懷一杯就其尊對酌伯筠不問

子敦亦不與話酒盡各散去 北齊書崔瞻傳在御史

臺恒於宅中送食備盡珍羞別室獨殮處之自若有一

又能不拘小
會逐重之

存任玩世

落帽

廉書

河東人士姓裴亦爲御史伺瞻食便往造焉瞻不與交
言又不命匕筯裴坐觀瞻食罷而退明日裴自攜匕筯
恣情飲噉瞻方謂裴曰我初不喚君食亦不其君話君
遂能不拘小節昔劉毅在京口嘗請鵝炙豈亦異於是
乎君定名士於是每與之同食

後漢書向栩傳字甫興河內朝歌人性卓詭不論恒讀
老子狀如學道又似狂生好被髮着絳綃頭不好語言
而喜長嘯賓客從就輒伏而不視 死史魏董紹傳除
御史中丞非其好也鬱鬱不得志或行戲街衢或與少
年游聚不自拘持頗類失性

晉書孟嘉傳後爲桓溫參軍九月九日溫燕龍山有風
吹嘉帽墮落嘉不之覺溫使左右勿言欲觀其舉止嘉
良久如廁溫令取還之命孫盛作文嘲嘉著嘉坐處嘉
還見卽答之其文甚美四坐嗟歎 世說郝隆七月七
日出日中仰臥人問其故答曰我曬書

天地為棺槨

廣中賦詩對酌

項枕臥語

一生不解作語

醉吟先生

狂客放翁

刀墮水人為

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為棺槨以日月為連璧星辰為珠璣萬物為齎送吾葬具豈

不備耶何以加此唐書司空圖傳圖預壽藏終制故人來者引之壙中賦詩對酌人或難色圖規之曰達人

大觀幽顯一致非止暫遊此中公何不廣哉蜀志簡雍傳雍優游風議性簡傲跌宕在先主坐席猶

箕踞傾倚威儀不肅自縱適諸葛亮已下則獨擅一榻項枕臥語無所為屈齊書張緒傳緒忘情榮祿朝野

皆貴其風嘗與客閑言一生不解作諾舊唐書白居易傳效陶潛五柳先生作醉吟先生以目

况文章曠達皆此類也唐書賀知章傳知章晚節誕放遨嬉里巷自號四明狂客宋史陸游以文字不拘

禮法人議其頽放因自號放翁晉書郭翻傳嘗墜刀於水路人有為取者因與之路人

不取固辭翻曰爾向不取我豈能得復沈刀於水路人

取之已遂不

要物壞即不復

願上官車中

小吏送客衣
濕入縣令被
中臥
坦章

贈就入船中作

悵焉乃復沈沒取之翻於是不逆其意乃以十倍刀價與之後漢書孟敏傳字叔達鉅鹿楊氏人也客居太原荷甌墮地不顧而去林宗見而問其意對曰甌已破矣視之何益林宗以此異之因勸令遊學十年知名三公俱辟並不屈云

晉書王徽之傳字子猷為車騎桓冲騎兵參軍嘗從冲行值暴雨徽之因下馬排入車中謂曰公豈得獨擅一車晉書光逸傳字孟祖樂安人也初為博昌小吏縣令使逸送客冒寒舉體凍濕還遇令不在逸解衣炙之入令被中臥令還大怒逸曰家貧衣單沾濕無可代若不暫溫勢必凍死奈何惜一被而殺一人乎君子仁愛必不爾也故寢而不疑令奇而釋之

世說張元為使至江陵路經陽岐俄見一人持半籠生魚徑來造船云有魚欲寄作鱠元乃維舟而納之問其姓名云是劉遺民張素聞其名甚欲語言劉子無意既

向人求美食

被黜就鞫神
色自苦

天益飲酒與

進膾便去云得此魚觀君船上有膾具是故來耳
世說羅友作荊州從事桓宣武爲王車騎集別友求集良
久辭出宣武曰卿向以諮事來今何以去答曰友聞白
羊肉美一生未嘗得故來求食食了無事可諮

晉書謝鯤傳東海王越辟爲掾尋坐家僮取官稿除名
於時名士王元阮修之徒並以鯤初登宰府便至黜辱
爲之歎恨鯤聞之方清歌鼓瑟不以屑意 采史呂端
傳許王元儔尹開封又爲判官王薨坐禪贊無狀遣御
史武元穎內侍王繼恩就鞫於府端方決事徐起候之
二使曰有詔推君端神色自若顧從者曰取帽來二使
曰何遽至此端曰天子有制問卽罪人矣卽下堂隨問
而答

飲酒醉放

晉書阮咸傳咸處世不交人事惟其親知絃歌酣宴而
已諸阮皆飲酒咸至宗人間共集不復用杯觴斟酌以

羣豕共之

赴宴歸途與
騶從對飲

大醉

酒令猜拳以
官語改怒

送人酒
酒器大小

以茶換茶醒

金華集卷三

大盆盛酒圓坐相向大酌更飲時有羣豕來飲其酒咸
直接去其上便共飲之梁書謝綏卿傳陳郡陽夏人
性通脫會意便行不拘朝憲嘗預樂遊苑宴不得醉而
還因詣道邊酒壚停車褰幔與車前三騶對飲時觀者
如堵幾卿處之自若

談數元景嘗大醉楊遵彥謂之曰何太低昂元景曰黍
熟頭低麥熟頭昂黍麥俱有所以低昂五代史漢臣
史宏肇傳他日會飲章第酒酣為手勢令宏肇不能為
客省使閻晉卿坐次宏肇屢教之蘇逢吉戲曰坐有姓
閻人何憂罰爵宏肇妻閻氏酒家倡以為議已大怒以
醜語詬逢吉逢吉不校宏肇欲毆之逢吉先出

韻府羣玉潘安仁餉人以酒或三經五經輿論劉表
子好酒為三爵大曰伯雅受七升次仲雅受五升次季
雅受三升

採茶錄白樂天方齋劉禹錫正病酒禹錫乃饋菊苗蘼

酒

醉後罵人

勸酒不受遂
與老兵飲

醉不見人人
晉詛之

以貴物買酒

魏秀才

蘆蕪鮮換取樂天下班茶二囊以自醒酒南史顧梁
協傳會稽謝善勳善飲酒醉後輒張眼大罵時謂之謝
方眼而胸襟夷坦有士君子之操焉

世說顧孟著顯嘗以酒勸周伯仁伯仁不受顧因移勸
柱而語柱曰詎可便作棟梁自遇周得之欣然遂為衿
契晉書謝奕傳字無奕桓溫辟為安西司馬常逼溫

飲溫走入南康主門避之奕遂攜酒就聽事引溫一兵
帥其飲曰失一老兵得一老兵亦何所在溫不之責
魏志常林傳注時苗往謁蔣濟濟素嗜酒適會其醉不

能見苗苗恚恨還刻木為人署曰酒徒蔣濟置之牆下
旦夕射之晉書阮孚傳字遙集陳留尉氏人也遷黃
門侍郎嘗以金貂換酒復為有司所彈帝宥之

唐開元記葉法善居元真觀嘗有朝士詣之解帶淹留
滿座思酒忽有一美措大傲睨直入稱魏秀才年可二
十餘言語不凡葉疑其非人潛以飛劍擊之應手墮地

飲酒醉放

十五

酒甕化人

醉時為文不
設
自稱酒徒

曠達好飲

母責長子飲
酒恐為諸子

化為瓶榼中有美醞咸笑飲之其味甚佳同坐曰麴生
風味不可忘也 河東記汝陽王璡家有酒法名甘露
經飲葉靜能靜能曰有一生徒能飲當令求謁翌日有
通謁者曰進士常持滿見之侏儒也談庾暉之道飲以
酒五斗醉倒乃是一甕

開天遺事李白嗜酒不拘小節然沈酣中所撰文章未
嘗錯誤時人號為醉聖 史記酈生傳曠目按劍叱使
者曰走復入言沛公吾高陽酒徒也非儒人也

晉書劉伶傳嘗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鍤而隨之謂
曰死便埋我其遺形骸如此 南唐書李昭業好飲酒
嘗折簡召親友曰今夕佳月能相過乎比客集昭業已
大醉指酒壺曰本用相待酒興忽來自倒之矣

益都耆舊傳揚子拒妻劉懿公女也有四男二女長子
元琮常出飲還舍其母十日不許見元琮因諸弟謝過
母數責之曰夫飲酒不至沈湎禮也汝乃荒耽於酒慢

僧

一家不善飲
獨一人會飲

飲酒大量

終日對飲似
神仙

夜訪友無酒
飲醋

而無禮自倡敗首何以率先諸弟也南史宋衡陽王
義季傳義季素嗜酒自彭城王義康廢後遂為長夜飲
文帝詰責曰此非唯傷事業亦自損性一門無此醜法
汝於何得之

秉軒筆錄北番每宴使人勸酒器不一其間最大者剖
大瓠之半範以金受三升前後使人無能飲者惟方偕
一舉而盡戎王大喜至今日其器為方家瓠每宴南使
即出之一宋史石延年傳字曼卿先世幽州人喜劇飲
嘗與劉潛造王氏酒樓對飲終日不交一言王氏怪其
飲多以為非常人益舉美酒肴果二人飲啖自若至夕
無酒色相揖而去明日都下傳王氏酒樓有二仙來飲
已乃知劉石也劉潛字仲方

明語林何文肅喬新知温州夜乘小艇訪虞徵君原璩
坐久索飲村居無所覓何曰雖酸醋亦可乃出新醢一
瓶其酌劇談竟夕而別時稱何虞醋交明史喬新字廷

飲酒醉放

帶蔬菜同遊
金山

求為音樂美
酒之官

飲酒大量不
醉

飲酒隨處自
得

秀江西廣昌人。明史吳嶽傳字汝喬汶上人知廬州時王延守蘇州以公事遇京口嶽召為金山遊攜酒一甌肉一斤蔬數束廷笑曰止是乎嶽亦笑曰足供我兩人食矣歡竟日而還。

北史齊李元忠傳後自中書令求為太常卿以其有音

樂而多美酒。晉書阮籍傳字嗣宗陳留尉氏人也聞

步兵厨營人善釀有貯酒三百斛乃求為步兵校尉

魏志華歆傳字子魚平原高唐人也注云歆能劇飲至

石餘不亂眾人微察常以其整衣冠為異江南號之曰

華獨坐。五代史吳越世家俶弟儼善飲酒百卮不醉

居外郡嘗言無敵或言一軍校差可倫擬儼問其狀曰

飲益多手益恭儼曰此亦變常非善飲也。錢儼字誠

允

宋書陶潛傳字淵明或云字元亮尋陽柴桑人也嘗往廬山宏令潛故人龐通之齋酒具於半道栗里要之潛

在官好遊飲

酒後放縱

作酒人譜

飢時禁酒乃
使妾當爐沽
酒

禁屠私宰肉

有脚疾使一門生二兒輦籃輿既至欣然便共飲醉俄頃宏至亦無忤也 宏王安江州刺史 北齊書李元忠傳趙郡柏人人也元忠雖居要任初不以物務干懷唯以聲酒自娛大率常醉每挾彈攜壺遨遊里閭遇會飲酌蕭然自得

宋史郭忠恕傳字恕先洛陽人多遊岐雍京洛間縱酒跣弛逢人無貴賤輒呼貓有佳山水即淹留決旬不能去 唐書王績傳字無功絳州龍門人采杜康儀狄以來善酒者為譜李涪風曰君酒家南董也

隋書劉昉傳博陵望都人也後遇京師饑上令禁酒昉使妾賃屋當爐沽酒御史梁毗劾奏有詔不治 唐書拾遺張德生男私宰飲宴同僚補闕杜肅懷肉以聞明日太后謂德曰聞卿生男何從得肉德叩頭請罪太后曰朕禁屠宰吉凶不預卿召客亦須擇人因出表示之肅大慙

臣不能戒酒

醉酒扶歸

好學戒酒臨
別乃飲

不許人戒酒

魏志徐邈傳字景山燕國薊人也時科禁酒而邈私飲
至於沈醉趙達問以曹事邈曰中聖人達白之太祖太
祖甚怒鮮于輔進曰平日醉客謂酒清者為聖人濁者
為賢人邈性修慎偶醉言爾後文帝問邈曰頗復中聖
人否邈對曰時復中之 廣輿記明張民表字林宗任
俠好客頂高冠乘敗車每日醉陂頭老杏下門人子弟
扶掖而歸

魏志邈原傳字根矩北海朱虛人也注云欲遠游學原
舊性能飲酒自行之後八九年間酒不向口單步負笈
苦身持力隣別帥友以原不飲酒會米肉送原原曰本
能飲酒但以荒思廢業故斷之耳今當遠別因見貺餞
可一飲讎於是其坐飲酒終日不醉 晉吳衍好飲酒
後因醉誦權貴遂戒飲阮宣命之飲衍曰近斷飲宣以
拳歐其背曰老癖癡漢忍斷杯中物耶抑而飲之
世說畢茂世云一手執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

好酒

麴部尚書

斗酒學士

鼓琴而歌

足了一生世說孔羣好飲王丞相謂云卿何為恒飲酒不見酒家覆甌布日月糜爛羣曰不爾不見糖肉乃更堪久羣嘗書與親舊今年田得七百斛秫米不了麴葉事

雲仙雜記汝陽王璵取雲夢石甃泛春渠以蓄酒作金銀龜魚浮沈其中為酌酒具自稱釀王兼麴部尚書唐書王績傳績待詔門下省故事官給酒日三升或問待詔何樂耶答曰良醞可戀耳待中陳叔達聞之曰給一斗時稱斗酒學士

隱居 問適 辭官

列子孔子遊於太山見榮啓期行乎郕之野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問曰先生所以樂何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惟人最貴而吾得為人是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以男為貴吾既得為男矣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已行年九十矣是三樂

隱居 問適 辭官

下居清曠

游山澤觀魚
鳥
旁若無人

風雅自娛

入外之交

香山居士

吟詠自適

也。後漢書仲長統傳常以爲凡遊帝王者欲以立身揚名耳而名不常存人生易滅優游偃仰可以自娛欲卜居清曠以樂其志

晉書嵇康傳游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廢安能舍其所樂而從其所懼哉。宋書顏延之傳居身清約不營財利布衣蔬食獨酌於郊當其爲適旁若無人

陳書江總傳曉修經戒夕覽圖書寢處風雲憑樓水月。陳書陸瑜傳吾監撫之暇頗用譚笑娛情琴樽間作雅篇豔什迭互鋒起

舊唐書李泌傳初泌流放江南與柳渾頴况爲入外之交吟詠自適。白居易傳會昌請罷太子少傅以刑部尚書致仕與香山僧如滿結香火社每肩輿往來白衣鳩杖自稱香山居士

宋史石揚休傳揚休喜閒放平居養猿鶴翫琴書吟詠

築室東坡

燕游十友

江山風月主人

資窮高尚
人不改造

高尚令人慕

自適與家人言未嘗及朝廷事 宋史蘇軾傳以黃州
團練副使置軾與田父野老相從溪山間築室東坡自
號東坡居士

宋史李昭玘傳居開十五年自號樂靜先生寓意法書
圖畫貯於十囊命曰燕游十友為之序以為與今之人
友或趨附而陷於禍吾寧與十者友久益有味也 東
坡志林臨臯亭下八十數步便是大江其半是峨嵋雪
水吾飲沐浴皆取焉何必歸鄉哉江山風月主人本無
常主問者便是主人

梁書阮孝緒傳字士宗陳留尉氏人家貧所居室唯有
一鹿牀竹樹環繞任昉尋其兄履之欲造而不敢望而
歎曰其室雖邇其人甚遠為名流所欽尚如此 明史
孟化鯉傳孟秋字子成在平人坐貶歸塗與妻孥共駕
一牛車道旁觀者咸歎息許乎遠嘗過張秋造其廬見
茅屋數椽書史狼籍其中 宋書雷次宗傳字仲倫豫

招隱館

章南昌人也後又徵請京師為築室於鍾山西巖下謂之招隱館

萬姓統譜趙宗萬築室於越郡之照水坊讀書鼓琴怡然自適祥符中尋被召因獻跋鼈傳以自見 姪譜翁

隱居不起自
去無用

洮守于平退居不仕僖宗遣使徵之不起作枯木詩以答詔

隱居之友

永嘉郡志張薦隱居頤志家有苦竹數十頃為屋其中正右軍嘗而造之薦避之竹中不與相見一郡號為竹中高士 泉州志晉僧法潛隱鄒山或問勝友為誰乃

拈松曰此蒼顏叟

隱居從乎

明王龍宇履吉從蔡羽學棲林屋者十年遂窮六經之奧已築草堂於石湖舍賦賦詩倚樹而歌邈然有千載想 明史文苑傳龐吳人 北史魏高聰傳出為幽州

隱居種果

刺史尋以高華之黨聰遂廢於家斷絕人事唯修澆圃果世稱高聰架以為珍異

伊家泛宅歸

澗石枕流

可憐之士

何人適志引
林

隱居書姓馬

唐書張志和傳陸羽嘗問孰為往來者對曰太虛為室
明月為燭與四海諸公共處未嘗少別也何有往來顏
真卿為湖州刺史志和來謁真卿以舟敝漏請更之志
和曰願為浮家泛宅往來若雲間辨撓類如此 晉書
孫楚傳字子荆太原中郡人也楚少時欲隱居謂濟曰
當欲枕石漱流誤云漱石枕流濟曰流非可枕石非可
漱楚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厲其齒 按
濟王濟

舊唐書孔巢父傳字弱侯孔子三十七世孫巢父早勤
文史少時與韓準裴政李白張叔明陶沔隱於徂來山
時號竹溪六逸 晉書嵇康傳所與神交者惟陳留阮
籍河內山濤豫其流者河內向秀沛國劉伶籍兄子咸
琅邪王戎遂為竹林之遊世所謂竹林七賢也
南齊書孔稚圭傳字德璋會稽山陰人也門廷之內草
萊不剪中有蛙鳴或問之曰欲為陳蕃乎稚圭笑曰我

隱居

問適

辭官

見塵上鼠迹
以為佳

真隱者為鄰

死與英雄為
鄰

隱居居服自
安其陋

隱居

以此當兩部鼓吹 世說晉簡文為撫軍時見牀上塵
不拂見鼠行迹視以為佳

舊唐書田游巖傳入箕山就許由廟東築室而居自稱

許由東鄰 後漢書梁鴻傳字伯鸞扶風平陵人也至

吳卑伯通舍之於家著書十餘篇及卒伯通等為求葬

地於吳要離家傍成曰要離烈士伯鸞清高可令相近

晉書孫登傳字公和汲郡共人也無家屬於郡北山

為土窟居之夏則編草為裳冬則被髮自覆 後漢書

申屠蟠傳字子龍陳留外黃人也再舉有道不就乃絕

迹於梁碭之間因樹為屋自同傭人

晉書陶淡傳字處靜太尉侃之孫也家累千金僅容百

數淡終日端拱曾不營問頗好讀易善卜筮於長沙臨

湘山中結廬居之養一白鹿以自偶親故有候之者輒

移渡澗水莫得近之 開天遺事商山隱士高太素累

徵不起在山中構道院二十餘間太素起居清心亭下

以火逼之不
肯赴召

賢不肯赴召
以獄脅之

不赴召

高放

老年隱居

皆茂林秀竹奇花異卉每至一時卽有猿一枚請亭
鞠躬而啼不易其候太素因目之爲報時猿

陳書虞寄傳常居東山寺僞禱脚疾不復起陳實應以
爲假託使燒寄所臥屋寄安臥不動親近將扶寄出寄
曰吾命有所懸避欲安往所縱火者旋自救之實應自
此方信 後漢書李業傳字巨游廣漢梓潼人也以病
去官太守劉咸強召之業乃載病詣門咸怒介詣獄養
病欲殺之客有說咸曰趙殺鳴犢孔子臨河而逝未聞
求賢而脅以牢獄者也咸乃出之

五代史一行僧鄭遊字雲叟滑州白馬人也唐明宗時
以左拾遺管高祖時以諫議大夫召之皆不起賜號爲
逍遙先生 南史梁何點傳以人地並高無所與屈或
乘柴車躡草屨恣心所適致醉而歸士大夫多慕從之
時人稱重其通號曰遊俠處士

閩中記辛子孟年七十與麋鹿同羣世謂鹿仙 兩錄碎

高尙不仕

隱居自得

高潔

上詩於長官
獻壽台早歸

姪獻圖賀壽
勸致仕即歸

隱工所栖

事李恢漢桓帝時高尙不仕號有道大夫

括蒼彙紀宋管師復龍泉人與弟師常俱有盛名從胡
瑗遊師復自號卧雲先生仁宗召至問曰卿所得何如
對曰滿塢白雲耕不盡一潭明月釣無痕臣所得也
唐田游巖抗志高潔一日冬晴就湯泉沐髮晞於朝暉
之下適所親者至曰高年何不自愛游巖笑而答曰天
梳日帽他復何須

續問前類林韓持國晚年守許崔子厚為倅值生辰獻
遺星列于厚獨上詩云衣錦榮名雖恒赫挂冠高節莫
因循公歎咏久之曰非君誰與我言遂致仕 倦游錄
陳恭公在亳州生日姪世修獻范蠡遊五湖圖贊曰賢
哉陶朱伯越平吳名遂身退扁舟五湖公得之大喜即
日納節明日乞致仕

唐書秦系傳字公緒越州會稽人客泉州南安有九日
山系結廬其上其後東度秣陵南安人思之為立亭號

隱士省父

其山為高士峰云 唐書王龜傳字大年揚州人性高簡博知書傳無貴胄氣侍父至河中廬中條山朔望一歸省州人號即君谷

國隱山谷

晉書郭瑀傳字元瑜隱於臨松薤谷鑿石窟而居服柏實以輕身 後漢書臺佟傳字孝威魏郡棘人也隱於武安山鑿穴為居采藥自給

不願仕進

南齊書沈麟士傳字雲禎吳興武康人也或勸麟士仕答曰魚懸獸檻天下一契聖人元悟所以每履吉先吾誠未能景行坐忘何為不希企日損乃作元散賦以絕世 花史齊陽休之傳簡率不樂煩職與選稍久非其所好每謂人曰此官實自清華但煩劇妨吾實適真是樊籠矣

隱士好遊

舊唐書史德義傳崑山人隱居武邱山以琴書自適或騎牛帶瓢出入郊郭東市號為逸人 宋史邵雍傳字堯夫河南人嘗以春秋出遊城中一人挽小車惟意所

卷三十四 隱居 間適 辭官 二二二

罢官後只念
羹味

功成身期高
隱

因奸臣忌辭
官而隱

名臣嗜酒

簡適自樂

適士大夫家爭相迎候或留信宿乃去好事者別作屋如雍所居以候其至名曰行窩

過庭錄邵伯恭侍郎守長安既去久之以書抵親識曰自去長安惟酥梨筒時復在念其他漫然不復記憶可謂風流矣晉書羊祐傳嘗與從弟琇書曰既定還事當角巾東路歸故里為容宿之墟以白土而居重位何能不以盛滿受責乎疏廣是吾師也

唐書邽士美傳字和夫兗州金鄉人父純字高卿遷至

中書舍人處事不回為宰相元載所忌遂辭疾還東郡

號伊川田父宋史种放傳字名逸洛陽人性嗜酒常

種秫自釀每日空山清寂聊以養和因號雲溪醉侯

丑說簡文在華林園顧謂左右曰會心處不必在遠翳

然林木便自有濠梁間想也覺鳥獸禽魚自來親入

宋書陶潛傳少年來好書偶愛閑靜開卷有得便欣然

忘食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歡爾有喜嘗言五六

叔父顯貴姓
甘郊野

僧欲出世

田世不如在
田間野

王顯者愧見隱

棄官自足

月北牕下卧過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 又見晉書

魏晉盧景裕傳字仲儒小字白頭范陽潯人也其叔父同職居顯要而景裕止於園舍情均郊野謙恭守道貞素自得由是世號居士 劉後村詩記福州仁王寺有僧喜唱望江南一日忽題壁曰不嫌夫婿醜亦勿厭深村但得一回嫁全勝不出門或曰此僧欲出世矣言於當路延主一刹未久若有不樂者又題云當初只欲轉頭銜轉得頭銜轉不堪何似仁王高閣上倚闌閑唱望江南李內翰元善每稱此二絕倦游輒曰吾欲唱望江南矣

北史序傳李僧伽修整篤業不應辟命尚書袁叔德來候僧伽先減僕從然後入門曰見此賢令吾羞對軒冕 唐書元結傳後魏常山王遵十五代孫父延祖再調春陵丞輒棄官去曰人生衣食可適饑飽不宜復有所

須每灌畦掇薪以為有生之役過此吾不思也 大中
字和叔婺州永康人

志在印整

見弟皆隱山

道游致仕

隱居不起

却聘高隱

晉書謝鯤傳字幼輿明帝在東宮見之甚相親重問曰
論者以君方庾亮自謂何如答曰端委廟堂使百僚準
則鯤不如亮一邱一壑自謂過之 晉書阮修傳字宜
子陳留尉氏人也好易老善清言與兄弟同志常自得
於林阜之間

晉書董京傳字威輦不知何郡人也逍遙吟咏常宿白
社中孫楚時為著作郎數就社中與語遂載輿俱歸京
不肯坐後數年遁去莫知所之 唐書甄濟傳字孟成
定州無極人濟少好學以文雅稱居青巖山十餘年諸
府五辟詔十至堅卧不起

後漢書韋彪傳字孟達扶風平陵人也族孫著字休明
少以經行知名不應州郡之命延熹二年在帝公車備
禮徵至霸陵稱病歸又入雲陽山采藥不反 謝承後

畫圖設書

指飛鳥辭官

畫牛辭官

隱居自樂

隱居耐辱

漢畫戴宏為河間相因自免歸家不復仕灌園以經書教授

晉書郭瑀傳字元瑜敦煌人也張天錫遣使者孟公明持節以蒲輪元纁備禮徵之瑀指翔鴻以示之曰此鳥也安可籠哉南史梁陶宏景傳字通明丹陽秣陵人也武帝既早與之游及即位屢加禮聘並不出作畫作兩牛一牛散放水草之間一牛着金籠頭有人執繩以杖驅之武帝笑曰此人無所不作欲効曳尾之龜豈有可致之理

梁書劉慧斐傳字宣文彭城人也嘗還都塗經尋陽游於匡山過處士張孝秀相得甚歡遂有終焉之志因不仕居於東林寺又於山北構園一所號曰離垢園時人乃謂為離垢先生唐書司空圖傳居中條山王官谷有先人田遂隱不出作亭觀素室悉圖唐與節士文人名亭曰休休作文以見志因自目為耐辱居士

隱居玩景
好談虎

請仕宦網羅
遂隱

欲隱身待時
而動

丞尉自適

登仕未久即
隱

放曠自適

類書纂要汪藻字彥章嘗結茅為亭有羣鷗日馴其地
 名玩鷗亭清賞錄范文穆好談虎構一軒曰說虎
 海錄碎事龔舍初事楚王非其欲見飛蟲觸蜘蛛網歎
 曰仕宦亦人之網羅也遂挂冠而退時號蜘蛛隱漢書
 舍字君倩楚人也魏志杜龔傳字子緒潁川定陵人
 也龔避亂荆州劉表待以賓禮同郡繁欽數見奇於表
 龔喻之曰吾所以與子俱來者徒欲龍蟠幽藪待時鳳
 翔豈謂劉牧當為撥亂之主而規長者委身哉
 合璧事類唐孟郊為溧陽尉好養鴨開射鴨堂田堂肆老蓬
 縣尉水亭詩已作觀魚檻仍開射鴨堂田堂肆老蓬
 州人鄭修登元祐進士知梁州軍未及引年翻然而歸
 所居結茅扁曰飯牛菴
 南唐書潘辰常游江淮間自稱野客落托有大志采
 史陳傳良傳字君舉瑞安人去朝四十年至是而歸鬚
 鬢盡白都人歎觀嗟歎號曰老陳郎中

善人善嘯

解官後復耕
田帝使人視
之

尚書歸耕門
生渴之乃與
登堂

不願屢在官

晉書阮籍傳籍嘗於蘇門山過孫登與商畧終古及極
神道氣之術登皆不應籍因長嘯而退至半嶺聞有聲
若鸞鳳之音響乎巖谷乃登之嘯也 晉書類書載嘯
陳道士善長嘯作霹靂聲坐客驚悚

司史陳修傳吳琳黃岡人自兵部尚書改吏部踰年乞
歸帝嘗遣使祭之使者潛至旁舍一農人坐小机起拔
稻苗布田貌甚端謹使者前曰此有吳尚書者在否農
人斂手對曰琳是也使者以狀聞帝為嘉歎 明史劉

大夏傳字時雍華容人數上章乞骸骨詔加太子太保
賜敕馳驛歸給廩隸如制有門下生為巡撫者枉百里
謁之道遇扶犁者問孰為尚書家引之登堂即大夏也
侯鯖錄劉子儀侍郎三大翰林頗不憚詩云蟠桃三

竊成何味上盡鰲頭迹轉孤移疾不出 花齊書韓軌
傳字百年太安狄邪人也子晉明留心學問好酒縱誕
明廷處之貴要之地必以疾辭告人云廢人飲美酒對

川詩易蘆花

鶴報客來

高人逸致

辭官九山

在官思歸隱
漁詩

名勝安得作刀筆吏返披故紙乎

元史小雲石海涯傳偶過梁山樂見漁父織蘆花為被
欲易之以鮑漁父疑其為人陽曰君欲吾被當更賦詩
遂援筆立成竟持被去人間喧傳蘆花被詩其依隱玩
世類此 按史緯小雲石海涯姓貫 墨客揮犀林逋
隱居杭州孤山常蓄兩鶴逋常泛小艇遊西湖寺客至
童子延客縱鶴良久逋必掉小船而歸蓋常以鶴飛為
驗也 宋史逋字君復錢唐人也

襄陽者舊傳辛仲宜截竹為器以酌酒曰吾性愛竹及
酒欲令二物相並爾 雲仙雜記王鄰隱西山頂菱角
巾又嘗就人買菱脫頂巾以貯之曰此巾名寶相副
魏書宗室彌傳字邕明絕棄人事託疾還私第世宗徵
為侍中彌上表固讓入嵩山以穴為室布衣蔬食 栗
裘萬頃字元暈新建人不樂仕進以薦召為司直在朝
賦曰何如靜坐茅齋下翠竹蒼梧仔細看遂乞歸

隱士清遊

南遊

老辭官不許
作詩賦言志

隱士答書辭
聘

帝使人問隱

南唐書史虛白傳南游至九江落屋墻因家焉常乘雙
 犢板轅掛酒壺車上山童總角負一琴一酒瓢以從往
 來廬山絕意世事 五國志林知元所居有茂林修竹
 為山石之娛常駕三輪車命僮牽之隨意所止翫賞
 南齊書顧歡傳歡晚節服食不與人通每但出戶山鳥
 集其掌取食 南史顧歡傳又始興人盧度字孝章隱
 居廬陵屋前有池養魚皆名呼之次第來取食乃去
 魏書高允傳字伯恭渤海人也允以老疾頻上表乞骸
 骨詔不許於是乃著告老詩 魏書裴宣傳字叔則河
 東聞喜人常慕廉退因表求解世宗不許乃作懷田賦
 南齊書宗測傳測字敬微南陽人豫章王復遣書請之
 辟為參軍測答曰性同鱗羽愛止山壑眷戀松筠輕迷
 人路縱宕巖流有若狂者忽不知老至而今髡已白豈
 容課虛責有限魚慕鳥哉 舊唐書田游巖傳京兆三
 原人高宗幸嵩山道中書侍郎薛元超就問其母游巖

南遊
 隱居
 問適
 辭官
 二十六

士母

隱居得意

致仕知足

外官不自得
作傳自慰

山衣田冠出拜帝令左右扶止之謂曰先生養道山中
比得佳否游巖曰臣泉石膏肓烟霞癩疾既逢聖代幸
得逍遙

宋史任伯傳致仕歸洛中作五知堂謂知恩知道知命
知足知幸也 宋史李綱傳字從之京兆萬年人自以
外官在外意不自得作五知先生傳謂知時知難知命
知退知足也

人鏡類集卷二十五

江夏程之楨維周輯

受業夏耀奎勘訂
男 景熙 校字

不戀仕宦

後漢書陳寔傳字仲弓潁川許人也太尉楊賜司徒陳
耽每拜公卿羣僚畢賀賜等常歎實大位未登愧於先
之 後漢書張酺傳字孟侯汝南細陽人出為東郡太
守上疏辭曰臣愚以經術給事左右少不更職不曉文
法冀蒙留恩託備冗官

後漢書羊續傳靈帝欲以續為太尉時拜三公者皆輸
東園禮錢千萬令中使督之名為左騶續乃坐使人於
單席舉緇袍以示之曰臣之所資唯斯而已左騶白之
帝不悅 唐書韋澳傳高元裕與其兄温善欲薦用之
諷澳謁己温歸以告澳不答温曰元裕端士若輕之耶

自愧位居賢
者之上

才短辭官

拜官不肯輸
賄錢

不肯自己求

鷹

喜退官

恐富辭官

不肯阿附求

卷之三

澳曰然恐無呈身御史

宋史司馬池傳字和中夏縣人召知諫院上表懇辭仁

宗謂宰相曰人皆嗜進而池獨嗜退亦難能也南齊

書王秀之傳字伯奮琅邪臨沂人也出為晉平太守至

郡期年謂人曰此邦豐壤祿俸常充吾山資已足豈可

久留以妨賢路上表請代時人謂王晉平恐富求歸

宋史李垂傳字舜工聊城人李康伯謂曰舜工文學議

論稱於天下諸公欲用為知制誥但宰相以舜工未嘗

相識盍一往見之垂曰我若昔謁丁崖州則乾興初已

為翰林學士矣南史梁范縝傳字子真南鄉舞陰人

時竟陵王子良精信釋教而縝盛稱無佛著神滅論子

良使王融謂之曰以卿之大美何患不至中書郎而故

乖刺為此可使毀棄之縝大笑曰使范縝賣論取富已

至令僕矣何但中書郎邪

南齊書邱靈鞠傳吳興烏程人也尋領東觀祭酒靈鞠

不願遷官

不以官貴不
佳為辱

不愛作熱官

以道遠不肯
求官

勉強赴召

曰人居官願數遷使我終身為祭酒不恨也 唐書舉
誠傳字存之河南偃師人累官駕部員外郎倉部郎中
故事要家勢人以倉駕二曹為尋誠沛然如處美官無
異言

北齊書王晞傳帝欲以晞為侍中苦辭不受或勸晞勿
自疎晞曰我少年以來閱人多矣充謂少時鮮不敗
績且性實疎緩不堪時務人主恩私何由可保萬一披
猖求退無地非不愛作熱官但思之懶熟耳 魏書裴
安祖傳河東聞喜人有人勸其入仕安祖曰高尚之事
非敢庶幾且京師遠實憚於棲屑耳

北齊書馮偉傳字偉節中山安喜人也後還鄉里閉門
不出趙郡王出鎮定州以禮迎接命書三至縣令親至
其門猶辭疾不起王將命駕按請佐吏前後星馳報之
縣令又自為整冠履不得已而出王下驢事迎之 晉
書熊遠傳字孝文豫章南昌人也遠有志尚縣召為功

不戀仕宦

曾不起強與衣幘扶之使謁十餘日薦於郡由是辟為文學掾遠曰辭大不辭小也

晉書汜騰傳字無忌敦煌人也除郎中去官還家柴門

灌園琴書自適張軌徵之為府司馬騰曰門一杜豈可

開平固辭漢書貢禹傳字少翁瑗邪人也為河南令

歲餘以賦事為府官所責免冠謝禹曰冠壹免安復可

冠也遂去官

世說補蘇養直紹興間與徐師川同召養直不起師川

造朝時便道過養直留飲甚歡二公平日對奕徐高於

蘇是日養直拈一子笑視師川曰今日還須讓老夫下

一著師川有愧色宋史徐俯字師川分寧人晉書魏

舒傳字陽元任城樊人也入為尚書郎時欲沙汰郎宦

非其才者罷之舒曰吾即其人也襍被而出同僚素無

清論者咸有愧色諛者稱之

宋書劉敬宣傳敬宣報諸葛長民曰下官自義熙以來

不肯改辭官之節

官被人勸遂辭不做官

徵召已不起

讓入起

自請辭官

位高自危

門寒不願入
居官

自恨官小

羨人官好

歲適既官

自答受官未
晚以媚上

首尾十載跡泰三州七郡今此杖節常懼福過禍生
晉書易雄字興長沙瀏陽人也自以門寒不宜入
處上綱謝職還家
仕宦熱中與巧宦參看

隋唐嘉話崔日知歷職中外恨不居八座及為太常於
都寺廳事後起一樓正與尚書省相望人謂之崔公望
省樓 南史齊王儉傳字仲寶琅邪臨沂人也為侍中
尚書令鎮軍每上朝令使恒有三十五人隨上諸事辦
析未嘗壅滯褚彥回時為司徒錄尚書笑謂儉曰觀令
判斷甚樂儉曰所以得厝私懷實由稟明公不言之化
唐書游藝傳衛州汲人起一歲賜袍白青及紫人號四
時仕宦 南史梁袁昂傳遷吏部尚書帝謂曰齊明帝
用卿為黑頭尚書我用卿為白頭尚書良以多愧對曰
臣生四十七年於茲矣四十以前臣之自有七年以後
陛下所養七歲尚書未為晚達帝曰士固不妄有名

仕宦熱中與巧宦參看

德官

識人德官

庸臣貪位為
友人所鄙不
肯見

矯情言不愛
官

不得官假裝
病

宋史吳處裕傳許州許田人掌金吾三十餘年右金吾
上將軍王彥超告老處裕語人曰我縱儻介殿階下斷
不學王彥超七十致仕人傳笑之宋書何尚之傳沈
慶之累辭爵命朝廷敦勸甚篤尚之謂曰上虛懷側席
詎宜固辭處之曰沈公不效何公去而復還也尚之有
愧色

後漢書王良傳字仲子東海蘭陵人也為大司徒司直
後以病歸一歲復徵至滎陽過其友人友人不肯見曰
不有忠言奇謀而取大位何其往來屑屑不憚煩也
晉書王衍傳衍以太尉為太傅軍司及越薨舉其推為
元帥衍懼不敢當辭曰吾少無宦情隨牒推移遂至於
此今日之事安可以非才處之

談苑劉子儀侍郎三人翰林意望兩府頗不懌移疾不
出朝士問候者但云虛熱上攻石中立在坐云只消一
服清涼散便安矣蓋謂兩府始得清涼傘也東軒筆

奪官病即好

旨賦前後互
相識矣

臣首領枝樓
上以手與
之

讓入致仕復
出

讓入久不去

錄王文康公苦淋白瘡不差泊為樞密副使疾頓除及
罷而疾復作或戲之曰欲治淋疾唯用一味樞密副使
仍須常服始得不發

世說王文度范榮期俱為簡文所要范年大而位小王
年小而位大將前更相推在前既孫久王遂在范後王
因謂曰殿之揚之棟樑在前范曰洮之汰之沙磧在後
大唐新語李義府僑居於蜀召見試令咏烏立成其
詩曰日裏颯朝彩琴中伴夜啼上林許多樹不借一枝
棲太宗深賞之曰我將全樹借汝豈唯一枝超拜監察
御史

爾史宋王僧達傳先是何尚之致仕復膺朝命於宅設
八關齋大集朝士自行香次至僧達曰願郎且放鷹犬
勿復游獵僧達答曰家養一老狗放無處去已復還尚
之失色魏志劉放孫資傳放字子棄涿郡人注云放
資久典樞要夏侯獻曹肇心內不平殿中有雞棲樹二

仕宦熱中與乃官參看

位

議人老不去官

議人在官無用又不肯去

在 議人先隱後

人相謂此亦久矣其能復幾指謂放資

名臣言行錄曾魯公公亮自嘉祐秉政至熙寧中尚在

中書年雖高而精力不衰故臺諫無非之者唯李復圭

以為不可作詩曰老鳳池邊蹲不去飢鳥臺上噤無聲

公亦去 明李西涯東陽秉政無救世亂揚州陸滄浪

以詩譏之曰文章聲價斗由齊伴食中書日又西回首

湘江春水綠鷓鴣啼罷子規啼蓋以鷓鴣聲道行不得

也哥哥子規聲道不如歸去湘江者西涯故鄉也西涯

卒不能捨 明史東陽安之茶陵人

世說謝公始有東山之志後歸命屢臻勢不獲已始為

桓公司馬於時人有餉桓公藥草中有遠志公取以問

謝此物又名小草何一物而有二稱謝未即答時郝隆

在坐應聲答曰此物易解處則為遠志出則為小草謝

甚有媿色桓公目謝而笑曰郝參軍此過乃不惡亦極

有會 明史劉吉傳字祐之博野人吉多智數善附會

人官善於彌

少年辭官老
不登仕

亂後為隱士
立宅

官長為隱士
表坊造橋

自緣飾銳於營私時為言路所攻居內閣十八年人目
之為棉花以其耐彈也

廣興記明王穀祥字祿之仕吏部堅持法數忤太宰乞
歸養母杜門却掃三十年後起為南選部曰豈有青年
解綬白首彈冠者乎 又明李和字本中每居一官積
年不徙鄉人勸之曰今諸貴人皆敬愛持二帕費見食
頃耳而卿佐可得和曰吾嘗之婆婦黑髮守節皓首求
聘耶

亂世隱居 亂世有才自晦

南史宋沈道虔傳少仁愛好老易居縣北石山下孫恩
亂後饑荒縣令庾肅之迎出縣南廢頭里為立宅臨溪
有山水之玩時復還石山精廬困不改節 唐書張志
和傳兄鶴齡恐其遁世不還為築室越州東郭觀察使
陳少游往見為終日留表其居曰元真坊以門隘為買
地大其闕號回軒巷先是門阻流水無梁少游為構之

亂世隱居 亂世有才自晦 五

道難不得志

稱尊不與時

世亂辭官
不願為權門
官

世酣飲得
免官避禍

人號大夫橋

廣興記明章世純晚知柳州遭時難難質志以終論者

謂後柳州前柳州可無多愧明史世純字大力臨川人

蜀志杜微傳字國輔梓潼涪人也先主定蜀微常稱

尊閉門不出丞相亮與書曰君但當以德輔時耳不責

君軍事何為汲汲欲求去乎

後漢書胡廣傳云世祖剛清高有志節值王莽居攝剛

解其衣冠懸府門而去汝南先賢傳李官之子名表

宋公令寇端召為主簿表不樂為吏於寺門焚燒衣噴

晉書阮裕傳字思曠陳留尉氏人也大將軍王敦命為

主簿甚彼知遇裕以敦有不臣之心乃終日酣飲以酒

廢職敦謂裕非當世實才徒有虛譽而已出為溧陽令

復以公事免官由是得遠敦難晉書慕容超傳字祖

明德兗北海王納之子超自以諸父在東恐為姚氏所

錄乃陽狂行乞秦人賤之惟姚紹見而異焉勸與詢以

亂世卒疑免

閒適不談時事

為僧避世變後還俗做官

託老耄以辭徵

託疾以避偽事

曾位召見與語超深自晦匿與大鄙之謂紹曰諺云妍皮不裹癡骨妄語耳由是得夫來無禁

宋史林大中傳大中罷歸屏居十二年未嘗以得喪關

其心作園龜潭之上客至擷杞菊取溪魚觴酒賦詩時

事一不以挂口 輟耕錄吾鄉陳剛中先生孚國初時

嘗為僧以避世變一日大書所作詩於其父執某之粉

牆上父執見之曰此子欲歸俗也呼來館穀之命養髮

經半年餘謂曰汝當娶吾將以女事汝擇日迎歸父執

喜曰五馬入門矣後以功授治中典郡終老焉

後漢書逢萌傳客於遼東後詔書徵萌託以老耄迷路

東西詭使者云朝廷所以徵我者以其有益於政尚不

知方面所在安能濟時乎 宋史宋德之傳字正仲蜀

人出知閬州會吳曦變託跌足以避偽事平始赴閬州

宋史徐中行傳字德臣臨海人崇寧中郡守李諤以八

行薦值章蔡柄國每聞命輒淚下盡毀其所為文幅巾

亂世避名

猶隱君子居處

人多忌才
大故意自晦

藜杖往來委羽山中有詰其避舉邀名者謝曰人而無
行與禽獸等使吾以八行舉則彼不被舉者非人類與
吾正欲避此名非邀名也客慙而退 晉書何琦傳字
萬倫廬江潯人性沈敏有識度好古博學簡文帝時為
撫軍欽其名行召為參軍固辭以疾由是君子德莫
能屈也桓温嘗登琦縣界山喟然歎曰此山南有人焉
何公真止足者也

宋書臨川烈武王道規鮑照字明遠上好為文章自
謂物莫能及照悟其信為文多鄙言累句當時咸謂照
才盡實不然也 南齊書王僧虔傳孝武欲擅書名僧
虔不敢顯迹大明世常用拙筆書以此見容

逃難

蜀志劉先主傳諱備字元德涿郡涿縣人注云曹公數
遣親近密覘諸將有賓客酒食者輒因事害之備時閉
門將人種燕菁曹公使人闕門既去備謂張飛關羽曰

英雄晦迹保身

避難

知亂而隱

開城收難民

吾豈種菜者乎曹公必有疑意不可復留其夜開後柵
與飛等輕騎俱去所得賜遺衣服悉封留之乃往小沛
收合兵眾後漢書趙岐傳字邠卿京兆長陵人也先
是中常侍唐衡兄玆為京兆虎牙都尉郡人以玆進不
由德皆輕侮之岐及從兄襲又數為貶議玆深毒恨延
熹元年玆為京兆尹岐懼禍及遂避難四方自匿姓名
賣餅北海市中時安邱孫嵩年二十餘遊市見岐察非
常人停車呼與其載審問岐曰視子非賣餅者又相問
而色動不有重怨即亡命乎我北海孫賓石闔門百口
勢能相濟岐素聞嵩名即以實告之遂與俱歸藏岐複
壁中數年後諸唐死滅因赦乃出擢拜并州刺史
類書梅益字昌圖仕晉為南昌別駕知晉將亡即是邑
隱焉人稱為梅長者明史胡宗憲傳阮鶚者桐城人
官浙江提學副使時倭薄杭州鄉民避難入城者有司
拒不許入鶚手劍開門納之全活甚眾

時事被姦人
被廢人教其
子弟辨逃難

賊來官教子
弟辨逃難

逃難以唾救
母渴

得餅饋母

采史張翬傳時蔡京當國求善訓子弟者翬適到部遂
即館京翬嚴毅聳拔異於他師諸生已不能堪忽謂之
曰汝曹曾學走乎諸生駭而問曰嘗聞先生教令讀書
徐行未聞教以走也翬曰天下被而翬破壞至此旦夕
賊來先至而家汝曹惟有善走庶可逃死爾諸子大驚
亟以所聞告京曰先生心恙京矍然曰此非汝所知也
南史齊褚彥回傳幼有清譽宋元嘉末魏軍逼瓜步
百姓咸負擔而立時父湛之為丹陽尹使其子弟並著
芒屨於齋前習行或譏之湛之曰安不忘危也彥回時
年十餘甚有慚色

元史孝友傳延祐間賴祿孫汀州宜化人母病值亂負
母從邑人避南山盜至眾走散母渴不得水祿孫含唾
煦之盜相顧駭歎不忍害反取水與之周書樊深傳
深因避難絕食於後得一簞餅欲食之然念繼母年老
患暍乃弗食夜中匍匐尋母偶得相見因以饋母

逃難兄弟爭
死得活

避城令妻女
毀容獲免

逃難口中留
食哺小兒

盜關脫難

東觀漢記王琳年十餘喪父母遭大亂百姓奔逃惟琳
兄弟獨守家廬弟季出遇赤眉賊將為舖琳自縛請先
季死賊矜而放之 東觀漢記兒明字子明與兄俱出
城採蔬兄為赤眉所得欲殺噉之明詣賊言兄年羸瘠
不如萌肥願代兄賊義而不殺

采史張永德傳字抱一并州陽曲人迎其母妻詣宋州
時寇賊充斥乃易衣毀容儀居委巷中有賊過即邀乞
焉給曰此卑田院耳賊即舍去繇是免禍 晉書鄒鑿
傳字道徽高平金鄉人初鑿值永嘉喪亂在鄉里甚窮
餒鄉人以鑿名德傳共餽之時兄于邁外甥周翼並小
常携之就食鄉人曰各自饑困以君賢欲共相濟耳恐
不能兼有所存鑿於是獨往食訖以飯著兩頰邊還吐
與二兒後俱得存

史記孟嘗君傳昭王釋孟嘗君夜半至函谷關昭王後
悔使人馳傳逐之至關關法雞鳴而出客有客居下坐

坐賊越獄變
厥而逃

詐死得免刑
逃去

奉親逃葬
自說禍

者能為雞鳴而雞盪鳴遂發傳出魏書崔琰傳注婁圭字子伯後坐賊亡命被繫當死得偷獄出捕者追之急于伯乃變衣服如助捕者吏不安覺遂以得免後漢書杜根傳字伯堅潁川定陵人也根以安帝年長宜親政事乃與同時郎上書極諫太后大怒收執根等令盛以縑囊於殿上撲殺之執法者以根知名私語行事人使不加力既而載出域外根得蘇太后使人檢視根遂詐死三日日中生蛆因得逃竄唐書權皐傳字士絲秦州畧陽人安祿山表署幕府皐度祿山且叛欲行慮禍及親會祿山使獻俘京師還過福昌尉仲暮皐妹婿也皐稱急疾召之暮來皐陽瘖直視暮而眠暮盡哀自含斂之皐逸去人無知者潛迎其母晝夜南奔後漢書孔融傳張儉與融兄褒有舊亡抵於褒不遇融因留舍之後事泄儉得脫走遂并收褒融送獄二人未知所坐融曰保納舍藏者融也當坐之褒曰彼來求我

叔藏逃難之
人得罪

逃難得人指
點脫禍

還難所投非

非弟之過請甘其罪吏問其母母曰家事任長妾當其
辜一門爭死郡縣疑不能決乃上讞之詔書竟坐褒焉
唐書陸南金傳蘇州吳人開元初盧崇道抵罪徙嶺
南逃還東都南金居母喪崇道僞稱弔客入而道其情
南金匿之俄爲警人跡告詔侍御史王旭捕按南金當
重法弟趙璧詣旭自言匿崇道者我也請死南金固言
弟自誣不情旭怪之趙璧曰母未葬妹未歸兄能辦之
我生無益不如死旭驚上狀元宗皆宥之

老學菴筆記臨江蕭氏之祖五代時仕於湖南爲將校
坐事當斬與其妻亡命焉王捕之甚急將出境會夜阻
水不能去匿於人家齋積中湘湖間謂齋爲覓天將旦
有扣覓語之曰君夫婦速去捕者且至矣因亟去遂得
脫卒不知告者何人以為神物乃世世奉祀謂之覓頭
神今參政照鄰乃其後也晉書王彬傳字世儒琅邪
臨沂人遷江州刺史及敦死王含欲投王舒王應勸含

其人遂致死

金瓶梅 卷三十一

投彬含曰大將軍平素與江州云何汝欲歸之應曰此乃所以宜往也江州當人強盛時能立同異此非常人所及今觀衰危必顯慙惻荆州守文豈能意外行事含不從遂其投寄舒果沈含父子於江彬聞應來密具船以待之既不至深以為恨

薦人

從賊贖人報德

恩人客死負骨歸

小時被誘人

唐書吳保安傳字永固魏州人李蒙為姚州都督宰相郭元振以弟之于仲翔託蒙蒙表為判官時保安罷義安尉以仲翔里人也不介而見曰願因子得事李將軍可乎仲翔雖無雅故哀其窮力薦之蒙表掌書記保安後往蒙已深入與蠻戰沒仲翔被執保安營贖仲翔委縑於蠻得仲翔以歸始仲翔為蠻所奴凡十五年乃還於時保安為彭山丞客死喪不克歸仲翔為服衰經囊其骨徒跣負之歸歸葬魏州廬墓三年乃去後為嵐州長史迎保安子為娶而讓以官
明史翹祥傳字景德永平人祥年十四被倭掠國王知

擄心不忘中
國使臣歸
認母

幼與母相失
長歸不相認
辨之乃識

携母逃難棄
已子抱弟之
于

得棺斂屍

亂後替人尋

為中國人召侍左石然心未嘗一日忘中國也屢諷王
人貢宣德中與使臣偕來祥抵家獨其母在不能識曰
果吾兒則耳陰有赤痣驗之信抱持痛哭唐書高力
士傳力士幼與母麥相失後嶺南節度使得之隴州迎
還不復記識母曰胸有七黑子在否力士袒示之如言
乃相持號慟

後漢書劉平傳字公子楚郡彭城人也平弟仲為賊所
殺平扶持其母奔走逃難仲遺腹女始一歲平抱仲女
而棄其子母欲還取之平不聽曰力不能兩活仲不可
以絕類遂去不顧隋書韋鼎傳侯景之亂鼎兄昂卒
於京城鼎負屍出寄於中興寺求棺無所得鼎哀憤慟
哭忽見江中有物流至鼎所鼎切異之往見乃新棺也
因以充斂

魏志孫禮傳字德達涿郡容城人也太祖平幽州召為
司空軍謀掾初喪亂時禮與母相失同郡馬台求得禮

母其子以家
射報之

逃難失母遠
尋得之

遭國亡夫婦
相離後復合

母禮推家財盡以與台台後坐法當死禮私導令踰獄
自首既而曰臣無逃亡之義徑詣刺奸主簿温恢恢嘉
之具白太祖各減死一等元史黃覺經傳建昌人五
歲因亂失母稍長誓天願求母所在乃渡江涉淮行乞
而往備歷艱苦至汝州梁縣春店得其母以歸

舌今詩話陳太子舍人徐德言尚樂昌公主陳政衰德
言謂公主曰國破必入權豪家倘情緣未斷尚冀相見
乃破鏡各分其半約他日以正月望日賣於都南及陳
亡王果歸楊素德言訪於都市有蒼頭賣半鏡者高大
其價德言引至旅舍言其故出半鏡合之仍題詩曰鏡
與人俱去鏡歸人未歸無復姮娥影空留明月輝主得
詩悲泣不食素知之召德言至還其妻命主賦詩口占
曰今日何遷次新官是舊官笑啼俱不敢方信作人難
明史楊成章傳道州人父泰為浙江長亭巡檢妻何
氏無出納丁氏女為妾生成章甫四歲泰卒何將扶觀

外家逼母改
嫁生子後母
子復相會

桃源避世難

需丁氏父子之子而奪其母母乃剪銀錢與何別約各
藏其半俟成章長授之越六年何臨沒授成章半錢告
之故成章嗚咽受命既冠娶婦月餘即執半錢之潛中
尋母母已先適東陽郭氏生于曰珉而成章不知也徧
訪之無所遇而還宏治十一年東陽典史李紹裔以事
宿珉家珉母知爲道州人遣珉問成章存否知成章已
爲諸生乃令珉執半錢覓其兄會有會稽人官訓導者
嘗設教東陽爲珉師與成章述珉母憶子狀成章亦往
尋母遇珉於江西舟次兄弟悲且喜各出半錢合之益
信遂俱至東陽母子始相聚

陶潛桃花源記晉太康中武陵人捕魚從谿而行忽逢
桃花林夾兩岸數百步無雜木芳草鮮美落英繽紛漁
人異之前行窮林林盡見山山有小口髣髴有光便舍
船步入初極狹行四五十步豁然開朗邑室連接雞犬
相聞男女被髮怡然自樂見漁人大驚問所從來要還

入仙洞頃刻
四十年

是難為人所
幸

逃難人載之
遠行

說難之人得
出城逃難

為設酒食云先世避秦亂率妻子來此遂與外隔絕不知有漢無論晉魏也既出自太守太守遣人隨而尋之迷不復得路西陽雜俎衛國縣西南有瓜穴相傳符秦時有李班者入穴中行可三百步廓然有宮宇牀榻見二人對坐鬚髮皓白班前拜一人顧曰可還無久住班出至穴口有瓜數箇欲取化為石尋故道至家家人云已四十年矣

漢書季布傳楚人也項籍使將兵數窮漢王項籍滅高祖購求布千金布匿濮陽周氏周氏廼髡鉗布衣褐置廣柳車中并與其家僮數十人之魯宋家所賣之五代史王鎔傳軍士斬鎔遂滅王氏之族鎔少子昭誨年十歲其軍士有德鎔者藏之穴中亂定髡其髮被以僧衣遇湖南人李震與之震匿昭誨於茶籠中載之湖南世說補朱泚之亂裴佶與衣冠數人佯為奴求出城佶最寢陋自稱甘草門兵曰此數子定非人奴如甘草者

軍敗者敵甲
得免

牧童問塗

賓於王母

老馬識道

徒步尋師

帝王遠遊

行旅

不疑 周書王思政傳河橋之戰思政被重創問絕會
日暮敵將收軍思政久經軍旅每戰唯着破敝甲敵人
疑非將帥故免

莊子黃帝將見大隗於具茨之山方明為馭昌寓參乘
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適遇牧馬童子問塗焉 又黃
帝遊乎赤水之池登於崑崙之丘

穆天子傳天子北征絕淖水西征賓於王母天子觴西
王母瑤池之上 韓非子管仲從威公至孤竹春往冬
返迷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
遂得道

後漢書李固步行尋師不遠千里 又秦始皇至雲夢
望祀虞舜於九疑浮江下觀丹陽錢唐臨浙江上會稽
祭大禹望於南海北至琅邪
漢書張騫為郎應募使月支匈奴留之十餘年騫持節

福四海

給於途

行旅得庇蔭

取給於道

旅店不敢容

乘舟險處

金華錄 卷三

不失西走大宛抵康居傳至大月支從月支至大夏窮
 河源廣地萬里九繹至殊俗威德徧於四海前秦錄
 苻堅滅燕趙之後自長安至諸州皆夾路樹槐柳二十
 里一亭四十里一旅行者取給於塗工商資取於道
 北史韋孝寬為雍州刺史先是路側一里置土堠經兩
 頽壞每頽修之自孝寬臨州乃敕部內當堠處植槐木
 代之既免修復行旅又得庇蔭周文後見怪問知之曰
 豈得一州獨爾當天下同之於是令諸州道路一里植
 一木十里植二木百里植五木焉唐書魏徵勸帝行
 仁義至是天下大治行旅不齎糧取給於道
 一統志宋鄒浩號道鄉謫衡州經長沙守溫益下逐客
 令旅店不敢容風雨夜渡湘江山僧列炬迎之張栻為
 浩築台又朱熹刻石曰道鄉一鳴書宋周輝隨侍之鄱
 陽至南康揚湖左謫失舟老幼僅以身免小泊沙際俟
 易舟信步至山椒一寺軒名重湖梁間一木牌老僧指

道經姦臣

示是乃蘇內翰留題登榻觀之卽八月渡重湖詩也僧曰以所處深險人跡不到故留至今

采史賈似道謫高州團練使循州安置籍其家福王與芮素恨似道募有能殺似道者送之貶所有縣尉鄭虎臣欣然請行虎臣每名斥似道輟轎益暴行秋日中昇轎夫唱杭州歌謔之似道至古寺中壁有吳潛南行所題字虎臣呼似道曰吳丞相何以至此似道慙不能對八月至漳州木棉菴虎臣屢諷之自殺似道曰太皇許我不死虎臣曰吾爲天下殺似道雖死何憾拉殺之

道出征

元史憲宗征大理國自六盤山經臨洮下西番諸城抵雪山徑盤屈舍騎徒步鄭鼎負憲宗以行至金沙河波濤洶湧帝臨水旁危石立馬觀之鼎諫曰此非聖躬所宜親扶下馬帝嘉之

鴻書太祖在御多好微行以察人情之向背嘗以夜出暫止逆旅枕石眠草籍上中夜有人語曰吾視乾象當

可好微行

行舟得亡友
救之乃免

在民舍中頭枕石腳踣藉而臥室中人笑曰君得無誤
耶上聞而異之即以手足易位而寢俄其人亦至庭中
曰君果誤矣此人頭枕藉腳踣石耳上聽之不覺汗流
浹於背即夕還宮構求兩人不可得是後微行稍稀矣
一 兗州史料曰邱文莊公濬夫人自南海浮江而上過
鄱陽湖夜夢達官訶擁人舟曰吾乃翰林編修戚瀾也
昔與邱先生同官義不容絕特報耳三日後有風濤之
險隻軛片槽無存可亟遷於岸夫人驚覺如其言移止
寺中未幾江中果有風濤眾舟盡溺至京夫人白其事
於文莊公公以聞朝遣官諭祭文莊又為文祭之

逆旅

東漢張衡字平子南陽西鄂人旅寓洛陽生計無聊有
命駕之意因顧梁燕曰秋風已至客興難久留也 唐
蕭頴士旅寓東陽思歸不得作白鷗賦意謂已之不得
歸猶鷗之困於籠不得出也故雍陶和孫明府懷舊山

巔燕

賦鷗

川中狗

詩秋來見說多歸思自起開卷放白鷗

廣州押衙崔慶成轄香葯綱詣內庫抵皇華驛舍見美
婦人曰今日見君君必有疑今日舍君我寧不悔俟君
迴轍別圖後會擲書云川中狗百姓眼馬撲兒御厨飯
洎還不敢宿皇華寓旅邸前婦人來曰今日之事可諧
否十二字能辨否慶成不對因命青衣進酒終不舉釀
乃作詩云妖魄才魂自古靈多情心膽似平生知君不
是風流物卻上幽原怨月明青衣曰小娘子常養鸚鵡
十餘年竟不言今其驗乎婦人歎曰是矣乃作啞鸚鵡
詩曰雕籠馴養許多時終歲曾無一句詞深恨比工情
太誤因何偏與好毛衣擲紙於地燈火俱滅丁晉公嘗
見十二字曰川中狗蜀犬也獨字百姓眠民目也眠字
馬撲兒瓜子孤字御厨飯官食也鋪字乃獨眠孤館四
字河東馬舖有驛驛有善行者舖卒名為草上烟有
勢力使命常數程打過好事者作詩云過此惟尋草上

草上烟

烟數程打過苦尤偏

就國止逆旅

更記師向父東就國道遠行遲逆旅主人曰吾聞時難得而易失客寢處甚安殆非就封者也太公聞之夜衣而行至國萊侯東伐與之爭營丘 說苑鄭桓公東會封於鄭暮舍於宋東之逆旅逆旅之叟從外來曰客將焉之曰會封於鄭逆旅之叟曰吾聞之時難得而易失也今客之寢安殆非封也鄭桓公聞之援轡自駕其僕接浙而載之行十日夜而至釐何與之爭封

微行遇辱

水經漢武微行遇辱竇門感妻深識之饋既返玉階厚賞賚焉賜以河津令其鬻渡今寶津者是也 東觀漢記第五倫自度仕宦牢落變易姓名自稱王伯齊嘗與奴販鹽北至太原販賣每所至客舍去輒為糞除道上號曰道士開門請求不復責舍宿直

與奴賤處

趙孝字長平父普為田禾將軍任孝為郎嘗白衣步擔從長安還欲止郵亭亭長先時聞孝當過以有長者客

預知長者至

西園爲客舍

以待劉公

弟掃節舍

弟不識兄

客疑爲盜

獨酌眾異

掃灑待之孝既至不自名長不肯內因問田承將軍子當從長安來何時至乎孝曰尋到矣於是遂去續漢書靈帝數遊戲於西園中令後宮彩女爲客舍主身爲商賈服行至舍彩女下酒食因其飲食以爲戲樂

劉寵累登卿相家無貨積嘗出京師欲息庭舍亭吏止之曰整頓灑掃以待劉公不可得也寵言而去時人稱其長者郭林宗別傳林宗每行宿逆旅輒躬灑掃及明去後人至見之曰此必郭有道昨宿處也

謝承後漢書陳留夏馥避黨事遁跡黑山弟靖載絹往餉之於深陽縣客舍見馥顏色毀不復識聞其聲乃覺之晉書桑虞行寄旅同宿客失屣疑虞爲盜虞默然便解衣償之

唐書馬周留汴爲浚儀令崔賢所尋遂感激而西舍新豐逆旅人不之顧周命酒一斗八升悠然獨酌眾異之又杜甫少貧不自振嘗客吳越齊趙間寄食於人又

臥病旅次

嘗臥病長安旅次多雨生魚青苔及榻尋常車馬之客
舊雨來今雨不來

不識才人

乃中魁選

應舉甚貧

修橋造路

李義山遊長安投宿旅店適會客因召與坐不知爲義
山也酒酣客賦木蘭花詩眾皆誇示義山後成詩曰洞
庭波冷曉侵雲日日征帆送遠人幾度木蘭舟上望不
知船是此花身坐客大驚詢之方知是義山鴻書唐
錢起厲宿驛舍聞窗外有人曰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
青後十年就試座主李益試湘靈鼓瑟句意久不屬遂
以此二句結之乃中魁選
類通宋程頤家世舊事族父文簡公應舉來京師惟乘
一驢更無餘資至則賣驢得錢數千伯祖殿直輕財好
義待族人甚厚日責文簡公具酒餽欲觀其器度文簡
公訴曰驢兒已喫至尾矣冊府元龜李西華貞元中
爲商州刺史商州西至藍田東至內鄉山岨重沓小週
暴雨則隔絕行旅西華請議工十餘萬置橋立廬自是

行李不滯

父遠行不遲
後於路中得
之畜賜藥以
救之

寫文字以下
歸期

路迷時之得
人救濟

唐書呂尚僊父岌客道方不還訪索累年不獲他日自
朝還道見一老人物色問之果父也下馬抱父足號慟
行人為流涕帝為咨歎官岌朝散大夫賜錦綵給內教
坊樂工娛憐其心 清波雜志 東坡在海外語其子過
曰我決為海外人近日頗覺有還中州氣象乃滌祝焚
香寫平生所作八賦當不脫誤一字以下之寫畢大喜
曰吾歸無疑矣後數日廉州之命至

唐書樊澤傳字安時河中人舉賢良方正次潼關雨潦
困不能前有熊執易者同舍逆旅哀之輟所乘馬傾褚
以濟自罷所舉是歲澤上第 後漢書 劉翊傳字子相
潁川人家世豐產常能周施而不有其惠逢知故困餒
於路不忍委去因殺所駕牛以救之眾人止之翊曰視
沒不救非志也

開憲括異志三山曾先生陟嘗寓館於陳氏七載音問

清江錄

逆旅

十六

佛術能巧刻
歸家

不道有道人自吳山來謂之曰子思鄉之切何不少釋
 歸陟曰水陸三千里幾時得到道人剪紙為馬令合眼
 上馬以水噴之其疾如風祝曰汝歸不可久留須臾到
 家門戶如舊妻令入浴易新衣陟曰我使去妻曰纔歸
 便去何不念父母妻子乎陟便上馬而行所騎馬足折
 驚寤乃身在書館中隨身衣服皆新製者道人亦不見
 異聞實錄陳季卿家於江南舉進士不第常訪僧於
 青龍寺遇僧他適有終南山翁亦候僧歸東壁有靈瀛
 圖季卿乃尋江南路而長歎曰得自滑泛河達於家亦
 不悔山翁笑曰此不難致命僧僮折階前一竹葉作舟
 置圖上季卿熟視久之恍然若登舟旬餘至家一更復
 登舟泛江遵舊途面去復遊青龍寺見山翁尚擁褐而
 坐後季卿妻子自江南并來謂季卿厭世且曰某日夜
 歸題詩於西齋季卿始知非夢

過庭錄建業進士遊上都貧不能自給以詩干韓相魏

客中子請

公一聯云建業江山千里遠長安風雪一家寒韓公憐
之以百千賜焉 陸游詩功名富貴知何物風雨塵埃
惜此身

鄉里風俗

臨淄甚富

戰國策臨淄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擊筑彈琴
門雞走犬六博踰鞠者臨淄之途車轂擊人肩摩連衽
成疇舉袂成幕揮汗成雨 史記律書文帝時會天下
新法去湯火人民樂業因其欲然能不擾亂故百姓遂
安自年六七十翁亦未嘗至市井游敖嬉戲如小兒狀
孔子所稱有德君子耶

人民樂業

道不拾遺

士女富逸

史記循吏傳子產為相一年豎子不戲狎班白不提挈
僮子不犁畔二年市不豫賈三年門不夜關道不拾遺
齊書良政傳序永明之世十許年中百姓無雞鳴犬
吠之警都邑之盛士女富逸歌聲舞節袷服華妝桃花
綠水之間秋月春風之下蓋以百數

風俗好佛

風俗好武

陶染成俗

俗隨方異

晉書褚含傳戶詠恬曠之辭家畫老莊之象晉書姚興載記興既托意於佛道公卿以下莫不欽附沙門自遠而至者五千餘人起浮圖於永貴里立波若臺於中宮沙門坐禪者恒有千數州郡化之事佛者十室而九矣

齊書州郡志劉毅復鎮姑熟上表曰忝任此州地不爲曠西界荒餘密邇寇虜北征垂蕭士氣彊獷民不識義惟戰是習齊書張敬兒傳南陽新野風俗出騎射而敬兒尤多營力

隋書高祖紀開皇七年冬十月癸亥蒲州景寅宴父老上極歡曰此間人物衣服鮮麗容止閑雅良由仕宦之鄉陶染成俗者也唐書柳冲傳山東之人質故尚婚媿其信可與也江左之人文故尚人物其智可與關中之人雄故尚冠冕其達可與也代北之人武故尚貴戚其泰可與也

貴顯著於鄉
黨

世有清德以
里居顯

善對居里之
名

舊唐書張介然傳猗氏人天寶中因入奏稱旨特加賜
賚介然乘間奏曰臣今三品合列榮戟若列於帝城鄉
里不知臣貴臣河東人也請列戟於故鄉元宗曰所給
可列故鄉京城行當別賜介然拜謝而出本鄉列戟自
介然始也南齊書劉善明傳少與崔祖思友善祖思
出爲青冀二州善明遺書曰足下今鳴笳舊鄉衣繡故
國今泗上歸業稷下還風君欲誰讓耶

唐書李景讓傳字後已太尉澄孫也元和後大率有德
望者以居里顯景讓宅東都樂和里世稱清德者號樂
和李公云晉書潘京傳字世長武陵漢壽人也弱冠
辟都主簿太守趙歙甚器之嘗問曰貴郡何以名武陵
京答曰鄙郡本名義陵在辰陽縣界光武時治東山遂
得全完其議易號傳曰止戈爲武詩稱高平曰陵於是
名焉

南史齊胡諧之傳范柏年本梓潼人土斷屬梁州華陽

居在廉讓之
間

各言鄉味之
佳

孝友令鄉黨
感化

為鄉里平爭

郡初為州將劉亮使出都諮事見宋明帝帝言次及廣
州貪泉因問柏年卿州復有此水否對曰梁州惟有文
川武鄉廉泉讓水又問卿宅在何處曰臣所居廉讓之
間帝嗟其善答南史齊崔祖思傳高帝既為齊王置
酒為樂羹膾既至祖思曰此味故為南北所推侍中沈
文季曰羹膾吳食非祖思所解祖思曰魚鼈膾鯉似非
勾吳之詩文季曰千里蓴羹豈關魯衛帝甚悅曰蓴羹
故應遺沈

續文獻通考魏良弼居家孝友表式一方與鄉人遇偶
出片語戲誠退輒稱說以作家範父子兄弟有過則悚
然慚恚曰慎勿令魏水洲問宋史李才傳字存叟
并研人知太平州至郡首教民孝弟以前人慈竹義木
二詩刻而頒之聞諸學為諸生講說經義
隋書徐孝肅傳宗黨間每有爭訟皆至孝肅所平論之
為孝肅所短者無不引咎而退魏志注劉虞以疾歸

膏結善鄰

不嫌居名穢里

作別離聲

以忠信治國

稍起華館

祖道滑橋

家時鄉曲有所訟不以詣吏自投廣平之虞以情理為之論判大小敬從

南史梁呂僧珍傳宋季雅市宅居僧珍宅側僧珍問宅價曰一千一百萬怪其貴季雅曰一百萬買宅千萬買鄰僧珍言於帝陳其才能以為壯武將軍衡州刺史

南史齊劉繪傳出為南康相郡人有賴姓所居名穢里刺謁繪繪戲嘲之曰君有何穢而居穢里此人應聲曰未審弘子何闕而居闕里繪默然不答

別祖餞附

吳越春秋句踐伐吳命國中與之訣而國人悲哀皆作離別之聲呂氏春秋吳起行魏武侯送之與起相辭曰何以治西河對曰以忠信

廣州記尉佗築臺以朝朔望構起華館以送陸賈又李廣利將兵擊匈奴丞相為祖道至滑橋

漢書疏廣傳與兄子受上疏乞骸骨上許之公卿大夫

送行者多

送別凄然

卿往傷懷

大宮賜食

羣臣祖道

宜有嘉謀

通門毋下

為設祖道供帳東門外送者車數百兩 又東平王蒼

與諸王朝京師月餘還帝臨送歸宮悽然懷思

金史胡刺一名文大定初 定軍節度使奉朝請上

賜御候服佩刀而遣之謂 朕無兄弟見卿往外郡

惻然傷懷 元史王磐以資德大夫致仕太子聞其名

召入宮賜食慰問良从行之日公卿百官皆設宴以饗

明日皇太子賜宴聖安寺百官出送麗澤門外搢紳以

為榮

唐書魏元忠傳為尚書右僕射羣臣莫敢望謁告上家

詔宰相諸司長官祖道上東門賜錦袍給千騎及還帝

幸白馬寺迎勞之 又明皇東巡宋璟為留守帝將發

謂曰卿國元老別方歷時宜有嘉謀以遺朕璟因一一

極言手制答曰所進當書之座右出入觀省以誠終身

唐書安祿山反帝召哥舒翰為元帥率兵二十萬守潼

關天子御勤政樓臨送詔翰以軍行過門毋下百官郊

作詩餞行

一見不許

臨行賜書

臨別了無悲色

臨行揖君猶

餞旌旗亘二百里 宋史太宗時趙普罷相出為武勝

軍節度檢校太尉帝作詩餞之普奉書而泣曰陛下賜

臣詩當刻石與臣朽骨同葬泉下帝為之動容

出室肆考東坡出知杭州道由南京陳後山時為徐州

教授告徐守孫覺願往一見而覺不之許乃託疾謁告

來南京送別舟東下至宿而後歸為劉安世所彈 又

理宗時魏了翁被命出視師詔書如張浚故事陸辭御

書齊嚴武詩及鶴山書院四大字賜之

語林有人詣謝公別謝公流涕此人可不悲既去左右

日向客殊自密雲謝公曰非徒密雲乃自旱雷耳 顏

氏家訓有王子侯梁武帝弟出為東郡與武帝別帝曰

我年已老與汝分張甚心惻愴數行淚下侯遂密雲楮

然而出坐此被責 密雲無淚也

吳錄孫權祖朱桓桓奉觴曰臣當遠去願一將帝鬚無

所恨權憑几前席桓進將帝鬚曰臣今日可謂將虎鬚

送別泣下

不肯送行

送行者多

眺望鍾山

送別泣下

者權大笑 晉書殷浩傳字深源陳郡長平人也坐廢為庶人徙於東陽之信安縣浩甥韓伯浩素賞愛之隨至徙所經歲還都浩送至渚側詠曹顏遠詩云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因而泣下

宋書殷仲文還姑熟祖送傾朝桓謙要參軍王宏同行答曰餞離送別必在有情下官與殷風馬不接無緣扈從謙貴其言 宋書王惠傳字令明琅邪臨沂人時會稽內史劉懷敬之郡送者傾京師惠亦造別還過從弟球球問向何所見惠曰唯覺卽時逢人耳

遊覽 賞玩 貞開通參看

穆天子傳天子遂襲崑崙之邱遊軒轅之宮眺望鍾山之嶺玩帝者之寶勒石玉母之山紀述元圃之上乃取其嘉木豔草奇鳥怪獸玉石珍瑰之器重膏銀燭之寶列列子周穆王肆意遠遊命駕八駿之乘右服闡輪而左縣耳右騂赤驥而左白梁王車則造父為御離騶為

日行萬里

鄉管觀風

可陽名池

緝趁山水

右次車之乘右服渠黃而左踰輪左驂盜驪而右山子
相天上車驂伯為御奔戎為右一日行萬里

史記漢太史公有子名遷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年
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闕九
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鄒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
鄉射鄒嶧夏困鄆薛彭城過梁楚以歸漢侍中習郁
於岷山南依范蠡養魚法作魚池池邊有高隄種竹及
長楸芙蓉綠岸菱芡覆水是遊燕名處山簡每臨此池
未嘗不大醉而還曰此是我高陽池也

晉書孫統傳統性好山水乃求為鄞令轉在吳甯居職
不留心碎務縱意游肆名山勝川靡不窮究浦陽人
物志吳萊好遊有司馬子長之風嘗謂人曰胸中無三
萬卷書眼中無天下奇山水未必能文縱文亦兒女語
耳

晉謝安於土山營墅樓館林竹甚盛每携中外子姪往

遊覽賞玩異聞適看

伯夷何遠

官以樂死

壯遊常限界

柳首墳志

西山朝爽

九湖歌人

來游集穀饌亦費百金世頗以此譏焉常往臨安山中坐石室臨澗谷悠然歎曰此與伯夷何遠世說晉王羲之去官與東土人士營山水弋釣之娛又與道士許邁共修服食徧采名藥遊名山泛滄海歎曰我當以樂死

世說苟中郎在京口登北固望海云雖未親三山便自使人有凌雲意中郎荀羨搔首集李白登華山落雁

峰曰此山最高恨不攜謝朓驚人詩來搔首問青天爾晉書羊祜字叔子樂山水每風景必造岷山置酒言詠終日嘗謂鄒湛曰由來賢達勝士登此遠望如我與卿

者多矣皆湮沒無聞使人悲傷世說王徽之為桓冲

參軍冲曰卿在府日久當相料理徽之直高視以手扳柱頰曰西山朝爽致有爽氣

潛確類書陸龜蒙性野逸嘗作甫里先生傳時乘一舟設蓬席資一束書茶竈筆牀釣其摧船郎而已人謂其

策杖獨行

知我已死

臥以遊之

高巖大澤

看版遊山

湖散人先生作江湖散人傳而歌之潛確類書張子
偉得景純廢圃結茅居焉十有餘年一日聞江東湖湘
山川之勝策杖獨行數年而返

高士傳向長字子平為子嫁聚畢救家事斷之云如我
已死與爾好寓子真但遊五岳名山不知所終南史
宗烟好山水愛遠遊因結宇衡山欲懷向平之志有疾
還江陵歎曰老病俱至名山恐難遍覽惟當澄懷觀道
臥以遊之凡所遊歷皆圖之於室謂人曰撫琴動操欲
令岷山皆響

南史陶宏景性愛山水每經澗谷必坐臥其間吟詠盤
桓不能自己謂人曰吾見朱門廣廈雖識其華樂而無
欲往之心望高巖大澤知此難立止自恒欲就之南
史謝靈運尋山陟嶺必造幽峻崑嶂數十重莫不備盡
登躡常着木屐上山則去其前齒下山去其後齒
晉書王羲之傳嘗與同志宴集於會稽山陰之蘭亭羲

小苑百集 卷三五 遊覽 賞玩 興覽 適 養 看
三十二

澗宴清高

嗚竹嘯吟

祝高臺

峻極院

園池勝景

之自爲之序以申其志曰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於會稽山陰之蘭亭修禊事也

晉書王徽之傳

時吳中一士大夫家有好竹欲觀之便出坐輿造竹下

諷嘯良久主人灑掃請坐徽之不顧將出主人乃閉門

徽之便以此賞之盡歡而去嘗寄居空宅中便令種竹

或問其故徽之但嘯詠指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邪

蘇軾與客遊金山適中秋江流頓湧月色如晝遂共登山頂妙高臺命歌者袁綯歌曰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

劉伯壽洛陽九老中一人也築室嵩山下每登嵩頂同則於峻極中院記歲月捐館之年題云今年若干歲登頂凡七十四次矣

雲仙雜記浮光多美鴨太原少尹樊千里買百隻置後池載數車浮萍入池使爲鴨作粥焉

雲仙雜記午橋莊小兒坡茂草盈里裴晉公每使數羣羊散於坡上曰

芳草多情賴此黠綴也

登樓真月

園林游宴

名臣田園
使子孫保之
勿賣

打鼓催花

晉書庾亮傳亮在武昌諸佐吏殷浩之徒乘秋夜往其
 登南樓俄而不覺亮至諸人將起避之亮徐曰諸君少
 注老子於此處興復不淺便據胡狀與浩等談詠竟坐
 其坦率行已多此類也 世說謝太傅思會稽東山於
 城東築土以擬之一合上山營立樓館植林木甚盛每
 攜中外子姓往來游集肴饌日費百金
 而堂肆考唐韋臯遷山南節度使張柬之有園在襄陽
 臯嘗宴集將市取之馬愛曰漢陽有中興功今遺業當
 百世其保奈何使其子孫鬻乎臯謝曰老吏失辭以為
 君羞微君安得聞此言 南卓羯鼓錄明皇洞曉音律
 尤愛羯鼓玉笛時春雨初晴景物明媚帝曰對此豈可
 不與他判斷乎乃命羯鼓臨軒縱擊自製一曲名春光
 好回頭柳杏皆發上笑謂侍臣曰此一事不喚我作天
 公可乎

鴻書明方孝孺嘗借葉夷仲輩夜登巾山絕頂飲酒望

三百年無此
樂

改名高士湖

莊周六氣

白三帖

月縱談千古竟夕不眠謂葉曰昔蘇子瞻夜登黃樓觀
王定國諸公登桓山吹笛飲酒乘月而歸以為太白死
三百年無此樂矣斯樂又子瞻死三百年後所無也諸
君皆大笑 孫一元與殷近夫相友善泛舟西湖戴華
陽巾披高士服把酒四望謂近夫曰昔青蓮居士與尚
書郎張謂泛沔州南湖因改為郎官湖今日子與子遊
頗追蹤前迹而湖可改為高士湖矣時已醉甚信口成
長歌云

莊子逍遙遊篇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辨以遊
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謂御陰陽風雨晦明之六氣以
遊於無物之始而無所窮也 胡文穆記李白三帖其
一乘興躡月西入酒家不覺人物兩忘身世在外其二
夜來月下臥醒花影零亂滿人襟補疑如濯魄於冰壺
也其三樓虛月白秋宇物化於斯憑闌身世飛動把酒
自忘此興何極非太白不能道

唐畫賀知章字季真上表乞爲道士還鄉明皇許之詔
賜鏡湖剡川一曲晚節尤誕放遨遊鄉里自號四明狂
客 唐畫王維字摩詰得宋之問藍田別墅在輞川地
奇勝有華子岡欽湖竹里館柳溪茱萸洲辛夷塢日與
裴迪往來其中彈琴賦詩嘯詠終日